

使衣民服

衣於既翻

號王山人伸言儀狀秀偉倜儻尚氣

倜儻倜儻不羈也史炤曰卓異貌

頗工文辭有口辯多權數上見

之大悅以爲奇士待遇日隆

各考異曰舊傳李訓初

爲留守思入相訓揣知其意即以奇計動之自言與

鄭注善逢吉遺訓金帛珍寶數百萬令持入長安以

賂注又曰初注構宋申錫事帝深惡之欲令京兆尹

杖殺至是以藥稍效始善遇之獻替記曰先是上惡

鄭注極甚嘗謂樞密使曰卿知有善和端公無歎京

兆尹懦弱不能斃於枯木開成紀事曰訓除名流象

州會恩歸于東洛投謁諸處困乏逢吉叱之不顧會

鄭注賓副上黨路經東都于道投之廣以古今義烈

披述衷款注本克邪趨而附之自此豁然相然諾情

契稠疊及注徵赴闕訓隨而到京別第安置注因陳

奏言訓文學優盛無比上納之大和八年三月以布

衣在翰林注之授也甘露記曰訓爲人長大美貌口

辯無前常以英雄自任會鄭注介上黨出洛陽訓慨

然太息曰當世操權力者握齷苛細無足與言吾聞

鄭注爲人好義而求奇士且通於內官易爲因緣乃
從說之注見訓大驚如舊相識遂結爲死交及注赴
闕請訓行京師爲卜居供給日夕往來乘間奏於上
按實錄去年九月李欵彈鄭注云前邠州行軍司馬
今年九月庚申王守澄宣召鄭注對於浴堂門獻替
記八年春暮上對宰臣歎天下無名醫便及鄭注精
於服食或欲寘於伎術或欲令爲神策判官注皆不
願此職守澄遂托從諫奏爲行軍司馬又云去歲春
夏李仲言猶喪母已潛入城稱王山人兩度對於含
元殿今年八月十三日欲與諫官至九月三日鄭注
自絳州至便於宣徽對然則訓自去年已因注謁守
澄得見上注今年暮春方從昭義辟然則訓舊與注
善去春已入長安見上非注赴昭義時始定交亦非
去年十一月徵注於潞州又非訓隨注到京也今從
實錄獻

替記

仲言既除服秋八月辛卯上欲以仲言爲諫

官寘之翰林李德裕曰仲言鄉所爲計陛下必盡知

之豈且寘之近侍

兩省官皆近侍也

上曰然豈不容其改過

對曰臣聞惟顏回能不貳過彼聖賢之過但思慮不

至或失中道耳至於仲言之惡著於心本安能悛改

邪著直畧翻悛丑緣翻上曰李逢吉薦之朕不欲食

言對曰逢吉身爲宰相乃薦姦邪以誤國亦罪人也

上曰然則別除一官對曰亦不可上顧王涯涯對曰

可德裕揮手止之上回顧適見色殊不懌而罷始涯

聞上欲用仲言草諫疏極憤激既而見上意堅且畏

其黨盛遂中變尋以仲言爲四門助教四門助教從八品給

事中鄭肅韓欽封還敕書倣七四翻德裕將出中書謂涯

曰且喜給事中封敕涯即召肅欽謂曰李公適留語

令二閣老不用封敕留語謂將出之時所留下言語也兩省官相呼曰閣老

人即行下書讀而行下之明日以白德裕德裕驚曰

德裕不欲封還當面聞何必使人傳言且有司封駁

駁北豈復稟宰相意邪復扶二人悵悵而去九月辛

亥徵昭義節度副使鄭注至京師去年鄭注出佐昭義軍事見上卷

王守澄李仲言鄭注皆惡李德裕以山南西道節度

使李宗閔與德裕不相悅引宗閔以敵之壬戌詔徵

宗閔於興元惡鳥路翻李宗閔出帥興元見上卷元

冬十月辛巳幽州軍亂逐節度使楊志誠及監軍

李懷侗件疑推兵馬使史元忠主留務 庚寅以李

宗閔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甲午以中書侍郎同平

章事李德裕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節度使是日以

李仲言爲翰林侍講學士給事中高銖鄭肅韓偓諫

議大夫郭承嘏中書舍人權璩等爭之不能得承嘏

晞之孫晞郭子儀之子璩德輿之子也權德輿元和初爲相璩求於翻乙

已貢院奏進士復試詩賦從之唐尚書省在朱雀門北正街之東自占一坊六部附麗其旁省前一坊別有禮部南院即貢院也罷詩賦見上卷上年李德裕罷相故復之

李德裕見上自陳請留京師丙午以德裕爲兵部尚

書

楊志誠過太原李載義自毆擊欲殺之楊志誠逐載義

見上卷五年幕僚諫救得免殺其妻子及從行將卒毆烏口翻

朝廷以載義有功不問

李載義有平滄景之功將即亮翻

載義母兄

葬幽州志誠發取其財載義奏乞取志誠心以祭母

不許

十一月成德節度使王庭湊薨軍中奉其子

都知兵馬使元逵知留後元逵改父所爲事朝廷禮

甚謹

史元忠獻楊志誠所造衮衣及諸僭物丁卯

流志誠於嶺南道殺之

李宗閔言李德裕制命已

行不宜自便

以德裕自請留京師也

乙亥復以德裕爲鎮海節

度使不復兼平章事

復扶又翻

時德裕宗閔各有朋黨互

相濟援

非其黨則相擠同黨則相援擠子西翻又子細翻援手元翻又干眷翻

上患之

每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

去羌呂翻下同

臣光

曰夫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猶冰炭之不可同器而處

也故君子得位則斥小人小人得勢則排君子此自

然之理也然君子進賢退不肖其處心也公其措事

也實小人譽其所好毀其所惡處昌呂翻譽音余好
呵到翻惡烏路翻

其處心也私其措事也誣公且實者謂之正直私且

誣者謂之朋黨在人主所以辯之耳是以明主在上

度德而叙位量能而授官荀卿子之言度
徒洛翻量音良有功者賞

有罪者刑姦不能惑佞不能移夫如是則朋黨何自

而生哉彼昏主則不然明不能燭彊不能斷斷丁
亂翻邪

正並進毀譽交至取捨不在於己威福潛移於人於

是讒慝得志而朋黨之議興矣夫木腐而蠹生醯酸

而蚘集

蚘而銳翻

故朝廷有朋黨則人主當自咎而不當

以咎群臣也文宗苟患群臣之朋黨何不察其所毀

譽者為實為誣

譽音誣余

所進退者賢為不肖其心為公

為私其人為君子為小人苟實也賢也公也君子也

匪徒用其言又當進之誣也不肖也私也小人也匪

徒棄其言又當刑之如是雖驅之使為朋黨孰敢哉

釋是不為乃怨群臣之難治

治直之翻

是猶不種不芸而

怨田之蕪也朝中之黨且不能去况河北賊乎

温公此論

為熙豐發也

丙子李仲言請改名訓

幽州奏莫州軍

亂刺史張元汎不知所在 十二月己卯以昭義節

度副使鄭注爲太僕卿郭承嘏累上疏言其不可上

不聽於是注詐上表固辭上遣中使再以告身賜之

不受史極言鄭注之姦狀 癸未以史元忠爲盧龍留後異曰考

實錄十一月鎮州奏幽州留後史元忠爲瀛莫二軍

逐出不知所在後不言元忠復歸幽州而至此有新

命蓋因莫州軍亂鎮州承傳聞之誤而奏之耳 初宋申錫與御史中丞宇

文鼎受密詔誅鄭注使京兆尹王璠掩捕之璠密以

堂帖示王守澄帖由政事堂出故謂之堂帖璠字表翻 注由是得免深

德璠璠又與李訓善於是訓注共薦之自浙西觀察

使徵爲尚書左丞

王璠之險躁自可以得禍史言其預甘露之難亦有所自來

九年春正月乙卯以王元逵爲成德節度使 巢公

湊亮追贈齊王

漳王湊敗巢公事見上卷五年

鄭注上言秦地有

災宜與役以禳之辛卯發左右神策千五百人浚曲

江及昆明池

雍錄唐曲江本秦隄州至漢爲樂遊苑基地最高四望寬敞隋營京城宇文愷

以其地在京城東南隅地高不便故闕此地不爲居人坊巷而鑿爲池以厭勝之又會黃渠水自城外南來故隋世遂從城外包之入城爲芙蓉池且爲芙蓉園也漢武帝時池周回六里餘唐周七里占地三十頃又加展拓矣其地在城東南昇道坊龍華寺之南昆明池漢武帝所鑿在長安西南周回四十里三輔故事曰池周三百二十頃長安志曰今爲民田夫旣可以爲民田則非有水之地矣然則漢於何取水也長安志引水經曰交水西至石碣武帝穿昆明池所造有石閘堰在縣西南三十二里則昆明之周三百餘頃者用此堰之水也昆明基高故其下流尚可壅敷以爲都城之用於是並城䟽別三泝城內外皆賴

之此池仍在括地志曰豐鎬二水皆已堰入昆明池
無復流派括地志作於太宗之世則唐初仍自壅堰
不廢至文宗而猶嘗加濬也然則圖
經之作當在文宗後故竭而爲田也 三月冀王綽

薨

綽順宗子

丙辰以史元忠爲盧龍節度使

初李德

裕爲浙西觀察使漳王傅母杜仲陽坐宋申錫事放

歸金陵詔德裕存處之會德裕已離浙西

傅母女師也處昌呂

翻離力習翻

牒留後李蟾使如詔旨

德裕自浙西徵見上卷三年鎮蜀見四年

宋申錫事見五年繫年差殊當考

至是左丞王璠戶部侍郎李漢奏

德裕厚賂仲陽陰結漳王圖爲不軌上怒甚召宰相

及璠漢鄭注等面質之璠漢等極口誣之路隋曰德

裕不至有此果如所言臣亦應得罪言者稍息夏四

月以德裕爲賓客分司

癸巳以鄭注守太僕卿兼

御史大夫注始受之仍舉倉部員外郎李款自代曰

加臣之罪雖於理而無辜在款之誠乃事君而盡節

款奏注見上卷上年

考異記曰時論或云款外沽

直名而陰事注按款彈注之文皆許其隱隱豈有於

人如此而能陰與之合乎此皆當時庸

人見注舉款自代遂有此疑耳今不取時人皆哂之

笑不壞

顏爲哂 丙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路隋充鎮海

節度使趣之赴鎮

趣讀

不得面辭坐救李德裕故也

考異曰舊隋傳曰德裕貶袁州長史隋不署奏狀

始爲鄭注所忌出鎮浙西按實錄隋出鎮在德裕貶

前四日

初京兆尹河南賈餗

餗蘇

性褊躁輕率與

今不取

谷翻

李德裕有隙而善於李宗閔鄭注上已賜百官宴於

李德裕有隙而善於李宗閔鄭注上已賜百官宴於

曲江

古者上巳正用三月之上巳日自魏以後但用三月三日不復用巳唐貞元間置三令節使百

官選勝行樂三月三日其一也

故事尹於外門下馬揖御史餽恃其

貴勢乘馬直入殿中侍御史楊儉蘇特與之爭餽罵

曰黃面兒敢爾坐罰俸餽恥之求出詔以爲浙西觀

察使尚未行戊戌以餽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庚

子制以癩日上初得疾

謂七年冬也

王涯呼李德裕奔問

起居德裕竟不至又在西蜀徵逋懸錢三十萬緡百

姓愁困貶德裕袁州長史

初宋申錫獲罪

事見上卷五年

宦官益橫

橫力孟翻

上外雖包容內不能堪李訓鄭注旣

得幸揣知上意訓因進講數以微言動上

揣初委翻數所角翻

上見其才辯意訓可與謀大事且以訓注皆因王守

澄以進冀宦官不之疑遂密以誠告之訓注遂以誅

宦官爲己任

考異曰舊傳以爲上出易義以示羣臣之時已與訓有誅宦官之謀按補國

史云許康佐進新注春秋列國經傳六十卷上問關

獄吳子餘祭事康佐託以春秋義與臣窮究未精不

敢容易解陳後上以問李仲言仲言乃精爲上言之

上曰朕左右刑臣多矣餘祭之禍安得不慮仲言曰

陛下留意於未萌臣願遵聖謀實錄今年四月癸亥

許康佐進纂集左氏傳三十卷五月乙巳朔以御集

左氏列國經傳三十卷宣付史館然則上與訓謀誅

宦官必在此際矣然文宗與訓語時宦官必盈左右

恐亦未敢班班顯言

如補國史所云也二人相挾朝夕計議所言於上

無不從聲勢烜赫

烜當割翻一注多在禁中或時休

沐賓客填門賂遺山積

遺唯外人但知訓注倚宦官

擅作威福不知其與上有密謀也上之立也右領軍

將軍興寧仇士良有功

興寧漢龍川縣地江左興寧縣唐屬循州

王守

澄抑之由是有隙訓注爲上謀

爲于

進擢士良以分

守澄之權五月乙丑以士良爲左神策中尉

出帝元

良代之

守澄不悅

戊辰以左丞王璠爲戶部尚書判

度支

京城訛言鄭注爲上合金丹

合音

湏小兒心

肝民間驚懼上聞而惡之

惡烏路

鄭注素惡京兆尹

楊虞卿與李訓共構之云此語出於虞卿家人上怒

六月下虞卿御史獄

下戶

注求爲兩省官中書侍郎

同平章事李宗閔不許注毀之於上會宗閔救楊虞

卿上怒叱出之壬寅貶明州刺史

明州後漢鄞縣地唐開元二十六年

置明州京師東南四千三百里

左神策中尉韋元素樞密使楊承

和王踐言居中用事與王守澄爭權不叶李訓鄭注

因之出承和於西川元素於淮南踐言於河東皆爲

監軍

秋七月甲辰朔貶楊虞卿

慶州司馬

慶州漢潁縣

置南康郡隋爲慶州京師東南四千一十七里

庚戌作紫雲樓於曲江

紫雲樓在曲江之南游經喪

亂頽圯不修今再作之

辛亥以御史大夫李固言

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訓鄭注爲上畫太平之策

爲于以爲當先除宦官次復河湟次清河北開陳方

略如指諸掌上以爲信然龍任日隆初李宗閔爲吏

部侍郎因駙馬都尉沈議結女學士宋若憲知樞密

楊承和得爲相議宜寄翻宋若憲姊妹皆善屬文德宗召入宮不以妾侍命之呼學士

及貶明州鄭注發其事壬子再貶處州長史代宗大歷十四

年改括州爲處州京師東南四千二百七十八里著作郎分司舒元輿與李

訓善訓用事召爲右司郎中兼侍御史知雜鞠楊震

卿獄唐制侍御史六人以文吹雜癸丑擢爲御史中丞

元輿元褒之兄也舒元褒見雜部侍郎李漢爲汾

州刺史刑部侍郎蕭澣爲遂州刺史汾州漢文帝封代王都中都即

其地去京師一千二百六里遂州本漢德陽縣之舊

壘東晉置遂寧郡後周置遂州去京師二千三百二

十九里皆坐李宗閔之黨是時李訓鄭注連逐三相

李德裕路隋李宗閔

威震天下於是平生絲恩髮怨無不報者

李訓奏僧尼猥多耗蠹公私丁巳詔所在試僧尼

誦經不中格者皆勒歸俗

中竹仲翻

禁置寺及私度人

時人皆言鄭注朝夕且爲相侍御史李甘揚言於朝

曰白麻出我必壞之於庭

壞音怪

癸亥貶甘封州司馬

考異曰舊傳曰鄭注入翰林侍講舒元興既作相注亦求入中書甘昌言於朝云云貶封州按是時元

興未作相舊傳誤也

然李訓亦忌注不欲使爲相事竟寢

甲

子以國子博士李訓爲兵部郎中知制誥依前侍講

學士

貶左金吾大將軍沈蟻爲邵州刺史八月丙

子又貶李宗閔潮州司戶賜宋若憲死丁丑以太

僕卿鄭注爲工部尚書充翰林侍講學士注好服鹿

裘以隱淪自處

處昌呂翻

上以師友待之注之初得幸上

嘗問翰林學士戶部侍郎李珣曰卿知有鄭注乎亦

嘗與之言乎對曰臣豈特知其姓名兼深知其爲人

其人奸邪陛下寵之恐無益聖德臣忝在近密安敢

與此人交通戊寅貶珣江州刺史再貶沈蟻柳州司

戶

江州京師東南二千里九百四十八里

丙申詔以楊承和庇護宋申

錫常元素王踐言與李宗閔李德裕中外連結受其

賂遺

遺唯季翻

承和可驩州安置元素可象州安置踐言

可恩州安置令所在錮送

錮送者枷錮而防送之象州至京師四千九百八十八

九里恩州至京師六千五百里楊虞卿李漢蕭澣為朋黨之首貶虞

卿虔州司戶漢汾州司馬澣遂州司馬尋遣使追賜

承和元素踐言死常元素卒如李弘楚之言時崔潭峻已卒亦剖

棺鞭尸已亥以前廬州刺史羅立言為司農少卿立

言賊吏以賂結鄭注而得之鄭注之入翰林也中書

舍人高元裕草制言以醫藥奉君親注銜之奏元裕

嘗出郊送李宗閔壬寅貶元裕閩州刺史閩州古巴子國秦為

閩中縣西魏為隆州唐先天中避諱改閩州至京師一千九百一十五里元裕士廉之六

世孫也高士廉長孫無忌時注與李訓所惡朝士皆

指目為二李之黨惡烏路翻二李謂德裕宗閔貶逐無虛日班列

殆空廷中恟恟上亦知之訓注恐爲人所搖九月癸卯朔勸上下詔應與德裕宗閔親舊及門生故吏今日以前貶黜之外餘皆不問人情稍安 鹽鐵使王

涯奏改江淮嶺南茶法增其稅

德宗貞元九年初稅茶於出茶州縣及茶

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時估每十稅一長慶元年鹽鐵使王播奏茶稅一百增之五十今又改法而增其稅愈重矣

庚申以鳳翔節度使李聽爲忠武節度

使代杜棕

憲宗之崩也人皆言宦官陳弘志所爲

見二百四十一卷元和十五年

時弘志爲山南東道監軍李訓爲上

謀召之至青泥驛

訓爲于偽翻青泥驛在峽關南

癸亥封杖殺之

考

異曰舊傳曰李訓既秉權衡即謀誅內豎陳弘慶自元和末負絨逆之名遣人封杖決殺按此時李訓未

爲相今
從實錄

鄭注求爲鳳翔節度使門下侍郎同平章

事李固言不可丁卯以固言爲山南西道節度使

考

異曰宋敏求宣宗實錄曰固言性狷急無重望時訓
注用事雖相之中實惡與宗閔爲黨乃出爲興元節
度按固言鍛鍊楊虞卿獄宗閔由是罷相而注爲鳳
固言代之豈得爲宗閔黨也今從開成紀事注爲鳳

翔節度使

擢相庭注自詣宰臣李固言求鳳翔節度
考異曰開成紀事注引舒元興李訓俱

使固言剛勁不許惟王涯賈餗贊從其
事九月二十五日紀事誤今從實錄

李訓雖因注

得進及勢位俱盛心頗忌注謀欲中外協勢以誅宦

官故出注於鳳翔其實俟旣誅宦官并圖注也注欲

取各家才望之士爲叅佐請禮部員外郎常溫爲副

使節度副

溫不可或曰拒之必爲患溫曰擇禍莫若

輕拒之止於遠貶從之有不測之禍卒辭之

卒子恤翻

戊辰以右神策中尉行右衛上將軍知內侍省事王

守澄爲左右神策觀軍容使兼十二衛統軍

唐因隋制置十

六衛以十二衛統諸府之兵曰左右衛曰左右驍騎

衛曰左右武衛曰左右威衛曰左右領軍衛曰左右

候衛至開元間府兵之法寢壞乃募曠騎十二萬分

隸十二衛每衛萬人其後游更喪亂十二衛之軍無

復承平之舊李訓鄭注爲上謀以虛名尊守澄實奪之權

也爲于僞翻下同己巳以御史中丞兼刑部侍郎舒元輿

爲刑部侍郎兵部郎中知制誥充翰林侍講學士李訓
爲禮部侍郎並同平章事仍命訓三二日一入翰林講
易元輿爲中丞凡訓注所惡者則爲之彈擊惡烏路翻由是

得為相又上徵李宗閔李德裕多朋黨以賈餗及元輿

皆孤寒新進

餗少孤客江淮間元輿地寒不與士齒

故擢為相庶其無

黨耳訓起流人期年致位宰相日期讀天子傾意任之

訓或在中書或在翰林天下事皆決於訓王涯輩承

順其風指惟恐不逮自中尉樞密禁衛諸將見訓皆

震懼迎拜叩首

懼之涉翻

壬申以刑部郎中兼御史知雜

李孝本權知御史中丞孝本宗室之子依訓注得進

李聽自恃勲舊不禮於鄭注注代聽鎮鳳翔先遣

牙將丹駿至軍中慰勞

丹姓駿名姓譜丹姓冊朱之後勞力到翻

詎奏聽在

鎮貪虐冬十月乙亥以聽為太子太保分司復以杜

綜爲忠武節度使鄭注每自負經濟之略上問以富

人之術注無以對乃請摧茶於是以王涯兼摧茶使

摧古岳翻涯知不可而不敢違人甚苦之鄭注欲收僧

尼之譽固請罷沙汰從之是年七月見李訓乞沙汰僧尼李訓鄭

注密言於上請除王守澄辛巳遣中使李好古就第

賜酖殺之好呼到翻贈揚州大都督訓注本因守澄進注

見二百二十三卷穆宗長慶三年訓事見上八年卒謀而殺之卒子恤翻人皆快

守澄之受佞而疾訓注之陰狡於是元和之逆黨略

盡矣乙酉鄭注赴鎮庚子以東都留守司徒兼侍

中裴度兼中書令餘如故李訓所獎拔率皆狂險之

士然亦時取天下重望以順人心如裴度令狐楚鄭

覃皆累朝耆俊久爲當路所軋朝直遙翻置之散地

散悉但翻訓皆引居崇秩由是士大夫亦有望其真能致

太平者不惟天子惑之也然識者見其橫甚橫力子孟翻知

將敗矣十一月丙午以大理卿郭行餘爲邠寧節

度使癸丑以河東節度使同平章事李戴義兼侍中

丁巳以戶部尚書判度支王璠爲河東節度使戊午

以京兆尹李石爲戶部侍郎判度支以京兆少尹羅

立言權知府事石神符之五世孫也襄邑王神符淮安王神通之弟

己未以大府卿韓約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始鄭注與

李訓謀至鎮選壯士數百皆持白楮懷其斧以爲親

兵

楮蒲項翻白楮猶言白挺也

是月戊辰王守澄葬於澧水

雍錄澧水

源出藍田縣境之西稍北行至白鹿原西即趨京城王守澄蓋葬於白鹿原南

注奏請入

護葬事因以親兵自隨仍奏令內臣中尉以下盡集

澧水送葬注因闔門令親兵斧之使無遺類約既定

訓與其黨謀如此事成則注專有其功不若使行餘

璠以赴鎮爲名多募壯士爲部曲并用金吾臺府吏

卒先期誅宦者

先悉薦翻

已而并注去之

去羗呂翻

行餘璠立

言約及中丞李孝本皆訓素所厚也故列置要地獨

與是數人及舒元與謀之它人皆莫之知也壬戌上

御紫宸殿百官班定韓約不報平安

唐制凡朝皇帝既升御座金吾

將軍奏左右奏稱左金吾聽事後石榴夜有甘露臣

廂內外平安

言夜中闕奏禁門已高

因蹈舞再拜宰相

亦帥百官稱賀

帥讀曰率下同

訓元輿勸上親往觀之以承

天貺上許之百官退班於含元殿

紫宸內殿也含元前殿也上欲往觀

甘露故百官自紫宸退而出立班於含元殿以左右金吾仗在含元殿前左右也日加辰上

乘軟輿出紫宸門

軟輿蓋以柶褥積而爲之下施柶令人舉之

升含元殿

先命宰相及兩省官詣左仗視之良久而還

還音旋又如字

訓奏臣與衆人驗之殆非真甘露未可遽宣布

異曰考

按訓與韓約共謀詐爲甘露而自言非真瑞者蓋欲使宦官盡往金吾覆視因伏兵誅之耳故二十二日

令狐楚所草制書亦云兇渠仍請其覆視今從實錄恐天下稱賀上曰豈有是

邪顧左右中尉仇士良魚志弘帥諸宦者往視之帥讀

日宦者既去訓遽召郭行餘王璠曰來受敕旨璠股

栗不敢前獨行餘拜殿下時二人部曲數百皆執兵

立丹鳳門外訓已先使人召之令入受敕獨東兵入

河東兵也東上逸河字邠寧兵竟不至仇士良等至左仗視甘

露韓約變色流汗士良怪之曰將軍何爲如是俄風

吹幕起見執兵者甚衆又聞兵仗聲士良等驚駭走

出門者欲閉之士良叱之關不得上關門杜也上時掌翻下來上同

士良等奔詣上告變訓見之遽呼金吾衛士曰來上

殿衛乘輿者人賞錢百緡宦者曰事急矣請陛下還

宮即舉軟輿迎上扶升輿決殿後果愚疾趨北出

唐宮

殿中果愚以絲爲之狀如網以捍燕雀非如漢宮闕之果愚也今諸宦者能決之而出則可知矣程大昌曰果愚者鑿木爲之其中䟽通可以透明或爲方空或爲連鎖其狀扶踈故曰果愚讀如浮思猶曰髮髻也因形似而想其本狀自可見矣果愚之名既立於是隨其所施而附著以爲之名其在宮闕則爲闕上果愚臣朝於君至闕下復思所奏是也在陵垣則爲陵上果愚王莽斫去陵上果愚而曰使人無復思漢者是也却而求之上古則禮記踈屏亦其物也踈者刻爲雲氣而中空玲瓏也又有網戶刻爲連文遞爲綴屬其形如網也宋玉曰網戶朱綴刻方連是也旣曰刻則是雕木爲之其狀如網耳後人因此遂有直織絲網而張之簷窻以護禽雀者文宗甘露之變出殿北門裂斷果愚而去是真網也此又公放楚辭而施網馬者也元微之爲承旨時詩曰藥珠深處少人知網索西臨大液池浴殿曉聞天語後步廊騎馬

笑相隨自注云網索在太液池上學士候對歌於此
子案網索乃是無壁或有窻處以索掛網遮護飛雀
故云網索猶掛鈴之索爲鈴索也宋元獻喜子京召
還爲學士詩曰網索軒窻邃鑿坡羽衛重用微之句
也若並今世俗語求之則門屏鏤明格子是也其訓
制與青瑣同類顧所施之地不同而名亦隨異耳訓

攀輿呼曰

呼火故翻

臣奏事未竟陛下不可入宮金吾兵

已登殿羅立言帥京兆邏卒三百餘自東來

邏郎佐翻李

孝本帥御史臺從人二百餘自西來

從才用翻

皆登殿縱

擊宦官流血呼冤死傷者十餘人乘輿逸灑入宣政

門

逸移爾翻灑力爾翻宣政殿門也

訓攀輿呼益急上叱之宦者

郝志榮奮拳毆其脅偃於地

郝丑之翻毆烏口翻偃者偃仰而仆也

乘

輿既入門隨監宦者皆呼萬歲百官駭愕散出訓知

事不濟脫從吏綠衫衣之

衣於既翻

走馬而出揚言於道

曰我何罪而竄謫人不之疑王涯賈餗舒元興還中

書相謂曰上且開延英召吾屬議之兩省官詣宰相

請其故皆曰不知何律諸公各自便士良等知上豫

其謀怨憤出不遜語上慙懼不復言士良等命左右

神策副使劉泰倫魏仲卿等各帥禁兵五百人露刃

出閣門討賊

復扶又翻帥讀曰率

王涯等將會食

諸宰相每日會食於政事

堂吏白有兵自內出逢人輒殺涯等狼狽步走兩省

及金吾吏卒千餘人填門爭出門尋闔其不得出者

六百餘人皆死士良等分兵閉宮門索諸司捕賊黨

索下客諸司吏卒及民酤販在中者皆死死者又千

餘人橫尸流血狼籍塗地諸司印及圖籍帷幕器皿

俱盡又遣騎各千餘出城追亡者又遣兵大索城中

舒元與易服單騎出安化門安化門長安南面西頭第一門禁兵追

擒之王涯徒步至永昌里茶肆禁兵擒入左軍涯時

年七十餘被以桎梏掠治不勝苦被皮義翻桎職日翻桎古沃翻掠音

自誣服稱與李訓謀行大逆尊立鄭注王

璠歸長興里私第閉門以其兵自防河東節度之兵也神策

將至門呼曰王涯等謀反欲起尚書爲相魚護軍令

致意魚弘志時爲右神策護軍中尉將即亮翻璠璠喜出見之將趨賀再三

將即亮翻璠知見給涕泣而行至左軍見王涯曰二十兄

自及胡爲見引涯曰五弟昔爲京兆尹不漏言於王

守澄王涯第二十五王璠第五豈有今日邪璠俛首不

漏言事見上卷五年

言又收羅立言於太平里及涯等親屬奴婢皆入兩

軍繫之戶部員外郎李元臯訓之再從弟也訓實與

之無恩亦執而殺之故嶺南度使胡証家鉅富証音

禁兵利其財託以搜賈餼入其家執其子澑殺之澑音

殷又入左常侍羅讓詹事渾鐵翰林學士黎埴等家

左常侍左散騎常侍也鐵火外翻掠其貲財掃地無遺鐵城之子也

坊市惡少年因之報私仇殺人剽掠百貨剽匹互相

攻劫墜埃蔽天癸亥百官入朝朝直日出始開建福

門建福門在大明宮丹鳳門之右惟聽以從者一人自隨從才禁兵

露刃夾道至宣政門尚未開時無宰相御史知班百

官無復班列新書儀衛志曰朝日殿上設黼袞隔席

從官朱衣傳呼促百官就列文武班于兩觀監察御

史二人立于東西朝堂輒道以泣之平明傳點卑內

門開監察御史領百官入夾階監門校尉二人執門

籍曰唱籍既視籍曰在入畢而止次門亦如之序

于通乾觀象門南武班居文班之次入宣政門文班

自東門而入武班自西門而入至閣門亦如之夾階

校尉十人同唱入畢而止宰相兩省官對班于香案

前百官班于殿庭左右巡使二人分洩于鼓鍾樓下

先一品班次二品班次三品班次四品班次五品班

每班尚書省官為首武班供奉者立于橫街之北次

千牛中郎將次千牛將軍次過狀中郎將一人次接

狀中郎將一人次押柱中郎將一人次排階中郎將

一人次押散手仗中郎將一人次左右金吾衛大將軍凡殿中省監少監尚衣尚舍尚輦奉御分左右隨繖扇而立東宮官居上臺之次王府官又次之唯三太三少賓客庶子王傳隨本品侍中奏外辦皇帝步出西序門索扇扇合皇帝升御座扇開左右留扇各三左右金吾將軍一人奏左右廂內外平安通事舍人贊宰相兩省官再拜升殿朝罷皇帝步入上御紫東序門觀此可以知甘露之亂蕩無朝儀矣

宸殿問宰相何為不來仇士良曰士渥等謀反繫獄

因以渥手狀呈上召左僕射令狐楚右僕射鄭覃等

升殿示之上悲憤不自勝勝音升謂楚等曰是渥手書

乎對曰是也誠如此罪不容誅因命楚覃留宿中書

參決機務使楚草制宣告中外楚叙王涯賈餗反事

浮汎其叙事浮汎蓋以王涯等非實反也仇士良等不悅由是不得為

相時坊市剽掠者猶未止命左右神策將楊鎮斬遂

良等各將五百人分屯通衢斬居城擊鼓以警之斬十

餘人然後定賈餗變服潛民間經宿自知無所逃素

服乘驢詣興安門自言我宰相賈餗也為姦人所污

興安門大明宮南面西可送我詣兩軍門者執送西

軍西軍右神策軍也在李孝本改衣綠衣於猶服金

帶以帽障面單騎奔鳳翔欲依鄭至咸陽西追擒之

甲子以右僕射鄭覃同平章事李訓素與終南僧宗

密善往投之宗密欲剃其髮而匿之其徒不可訓出

山刺他計翻山將奔鳳翔為整屋鎮遏使宋楚所擒

即謂終南山

盤生音
舟室

械送京師至昆明池訓恐至軍中更受酷辱

謂送者曰得我則富貴矣聞禁兵所在搜捕汝必爲所奪不若取我首送之送者從之斬其首以來乙丑以戶部侍郎判度支李石同平章事仍判度支前河東節度使李載義復舊任

王璠得罪故載義復舊任

左神策出兵

三百人以李訓首引王

涯王璠羅立言郭行餘右

神策出兵三百人擁賈餗舒元輿李孝本獻于廟社

徇于兩市

唐太廟在朱雀街東第一街之東北來第二坊太社在街西第一街之西北來第二

坊兩市長安城中東市西市也

命百官臨視翬斬于獨柳之下梟其

首於興安門外親屬無問親疎皆死孩穉無遺

穉直利翻

妻女不死者沒爲官婢百姓觀者怨王涯權茶或詬

詈或投瓦礫擊之

詬許侯翻又古侯翻
詈力智翻礫郎狄翻

臣光曰論

者皆謂涯餽有文學名聲初不知訓注之謀橫罹覆

族之禍

橫力孟翻

臣獨以爲不然夫顛危不扶焉用彼相

論語載孔子之言焉於虔翻

涯餽安高位飽重祿訓注小人窮姦

究險

究極也

力取將相涯餽與之比肩不以爲恥國家

危殆不以爲憂偷合苟容日復一日

復扶又翻

自謂得保

身之良策莫我如也若使人人如此而無禍則姦臣

孰不願之哉一旦禍生不虞足折刑劉

易曰鼎折足覆公餽其刑

劉凶劉音屋劉者誅殺不於市周制
誅大臣適甸師謂之劉折而設翻

蓋天誅之也士

良安能族之哉

王涯有再從弟沐

從才用翻

家於江南

老且貧聞涯爲相跨驢詣之欲求一簿尉留長安二

歲餘始得一見涯待之殊落莫

落落冷落也莫薄也落莫唐人常語

久

之沐因嬖奴以道所欲

雙卑義翻又博計翻

涯許以微官自是

旦夕造涯之門以俟命

造七到翻

及涯家被收

被皮義翻

沐適

在其第與涯俱嘗斬舒元輿有族子守謙愿而敏元

輿愛之從元輿者十年一旦忽以非罪怒之日加譴

責奴婢輩亦薄之守謙不自安求歸江南元輿亦不

留守謙悲歎而去夕至昭應聞元輿收族守謙獨免

王沐之并命躁之禍也舒守謙之幸免愿之餘福也禍福之應天豈爽哉

是日以令狐楚

爲鹽鐵轉運使左散騎常侍張仲方權知京兆尹

考

異曰實錄乙丑閤門使馬元贄已宣授仲方京兆時尹至此又言者蓋當時止是口宣至此乃降敕耳

數日之間殺生除拜皆決於兩中尉

業見聞錄曰崔

慎由以元和元年登第至開成已入翰林因寓直之

文更以來有中使宣召引入數重門至一處堂宇

豫來已數日兼自登極後聖政多虧今奉太后中

旨命學士草廢立令慎由大驚曰某有中外親族數

千口列在搢紳長行兄弟甥姪僅三百人一旦聞此

覆族之言寧死不敢承命况聖上高明之德覆于八

荒豈可輕議二廣默然無以爲對良久啓後戶引慎

由至一小殿見文宗坐於殿上二廣徑登階而疏文

宗過惡上唯便首又曰不爲此物木枕仍戒慎由曰事

在此坐矣街談以好勸爲物木枕仍戒慎由曰事

即是此措大也於是二廣自執炬送慎由出寔殿門

復令中使送至本院慎由尋以疾出翰林遂金滕其

事付盾故盾切於勸絕此司者由此也諫北司後盾

方彰其事新傳曰慎由記其事藏箱枕間將沒以授其子肩故肩惡中官終討除之按舊傳崔慎由大中初始入朝爲右拾遺負外郎知制誥文宗時未爲翰林學士蓋崔肩欲重宦官之罪而誣之新傳承皮錄之誤也

上不豫知初李澄惡宦者田全操劉行深周元稹薛士幹似先義逸劉英誦等惡烏路翻似先姓義逸名誦直嚴翻李

訓鄭注因之遣分詣鹽州靈武涇原夏州振武鳳翔

巡邊夏戶雅翻命翰林學士顧師邕爲詔書賜六道使殺

之會訓敗六道得詔皆廢不行六道即謂鹽靈夏涇原振武鳳翔也丙

寅以師邕爲矯詔下御史獄下還稼翻先是鄭注將親兵

五百已發鳳翔至扶風宋白曰扶風縣本漢美陽縣地今京兆府武功縣北美陽故城是也

也隋開皇十六年於今岐陽縣置岐山縣武德三年分岐山縣於圍川城置圍川縣貞觀八年改扶風縣九域志鳳翔

府東至扶風八十里先悉薦翻扶風令韓遼知其謀不供具攜印及

吏卒奔武功注知訓已敗復還鳳翔仇士良等使人

齎密敕授鳳翔監軍張仲清令取注仲清惶惑不知

所爲押牙李叔和說仲清曰叔和爲公以好召注

芮翻爲于僞翻好如字以好召之言示之以無惡意也屏其從兵於坐取之

屏才用翻坐祖卧翻事立定矣仲清從之伏甲以待注

注恃其兵衛遂詣仲清叔和稍引其從兵享之於外

注獨與數人入既啜茶啜榘悅翻飲也叔和抽刀斬注因閉

外門悉誅其親兵乃出密敕宣示將士遂滅注家并

殺副使錢可復節度判官盧簡能觀察判官蕭傑掌

書記盧弘茂等及其枝黨死者千餘人可復徽之子

錢徽見二百四十一卷穆宗長慶元年簡能綸之子盧綸與吉中孚韓翊錢起司空曙苗

發崔峒耿緯夏侯審李端皆傑俛之弟也蕭俛事憲

以詩齊名号大歷十才子相史言錢可復等皆名家子以託身非人併命朝廷未知注死丁卯詔削奪

注官爵令鄰道按兵觀變以左神策大將軍陳君奕

為鳳翔節度使戊辰夜張仲清遣李叔和等以注首

入獻考異曰據實錄甲子已傳注首而開成紀事

禾知李潛用乙卯記亦云丁卯張仲清誘注而殺之

與開成紀事同但開成紀事注傳云二十六日奏朝

觀恐誤乙卯記注庚申入觀十九日也至扶風聞訕
敗乃還似近之實錄恐太在前新本紀云戊辰張仲
清殺注今不梟於興安門人情稍安京師諸軍始各
書日以傳疑

還營詔將士討賊有功及媿隊者官爵賜賚各有差

媿則右神策軍獲韓約於崇義坊已已斬之仇士良

角翻等各進階遷官有差自是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

行文書而已宦官氣益盛迫脅天子下視宰相陵暴

朝士如草芥每延英議事士良等動引訓注折宰相

折之鄭覃李石曰訓注誠爲亂首但不知訓注始因

舌翻何人得進宦者稍屈搢紳賴之時中書惟有空垣破

屋百物皆闕江西湖南獻衣糧百二十分充宰相召

募從人分扶問翻從才用翻下導從同辛未李石上言宰相若忠正

無邪神靈所祐縱遇盜賊亦不能傷若內懷姦罔雖

兵衛甚設鬼得而誅之臣願竭赤心以報國止循故

事以金吾卒導從足矣從才用翻其兩道所獻衣糧並乞

停寢從之十二月壬申朔顧師邕流儋州至商山賜

死儋都甘翻儋州漢儋耳郡至京師七千四百四十七里商山即商嶺也所謂纒雷七盤是也貞元七

年刺史李西華患此路之險自藍田至內鄉開新道七百餘里廼山取塗人不病涉謂之偏路行旅便之

權茶使令狐楚奏罷權茶從之王涯誅乃罷權茶度支

奏籍鄭注家貲得絹百餘萬匹它物稱是稱尺證翻庚辰

上問宰相坊市安未李石對曰漸安然比日寒冽特

甚比毗至翻蓋刑殺太過所致鄭覃曰罪人周親前已皆

死周親孔安國曰周至也其餘殆不足問時宦官深怨李訓等

凡與之有瓜葛親

瓜葛有所附麗言非至親或羣從中表相附麗以叙親好若瓜葛然

或斲蒙獎引者誅貶不已故二相言之李訓鄭注旣

誅召六道巡邊使田全操追忿訓注之謀在道揚言

我入城凡儒服者無貴賤當盡殺之癸未全操等乘

驛疾驅入金光門

金光門長安城西面北來第二門

京城訛言有寇

至士民驚譟縱橫走

縱子容翻

塵埃四起兩省諸司官聞

之皆奔散有不及束帶鞮而乘馬者

鞮勿發翻

鄭覃李石

在中書顧吏卒稍稍逃去覃謂石曰耳目頗異宜且

出避之石曰宰相位尊望重人心所屬

屬之欲翻

不可輕

也今事虛實未可知堅坐鎮之庶幾可定若宰相亦

走則中外亂矣且果有禍亂避亦不免覃然之石坐

視文案沛然自若敕使相繼傳呼閉皇城諸司門典

唐都城三重外一重名京城內一重名皇城又內一重名宮城亦名子城左金吾大將軍

陳君賞帥其衆立望仙門下大明宮城南面五門望仙門在丹鳳門之左

帥讀曰率謂敕使曰賊至閉門未晚請徐觀其變不宜示

弱至晡後乃定是日坊市惡少年皆衣緋皐衣於旣翻皐在

早翻持弓刀北望見皇城門閉即欲剽掠非石與君賞

鎮之京城幾再亂矣剽匹妙翻幾居衣翻時兩省官應入直者

皆與其家人辭訣 甲申敕罷修曲江亭館以鄭注之言而

修之法 誅乃罷 丁亥詔逆人親黨自非前已就戮及指名

收捕者餘一切不問諸司官雖爲所脅從涉於誑誤

註古賣翻又力卦翻皆赦之他人無得相告言及相恐惕見亡

匿者勿復追捕惕許葛翻見賢三日內各聽自歸本

司時禁軍暴橫橫力孟翻京兆尹張仲方不敢詰宰相以

其不勝任勝音升出爲華州刺史華戶化翻以司農卿薛元

賞代之元賞常詣李石第聞石方坐聽事與一人爭

辯甚喧元賞使覘之覘丑廉翻云有神策軍將訴事元賞

趨入責石曰相公輔佐天子紀綱四海今近不能制

一軍將使無禮如此何以鎮服四夷即趨出上馬命

左右擒軍將俟於下馬橋閣本大明宮圖下元賞至

則已解衣跽之矣

几翻其

其黨訴於仇士良士良遣宦

者召之曰中尉屈大尹元賞曰屬有公事

屬之

行當

繼至遂杖殺之

考異曰開成紀事以祕書少監王會為京兆尹按薛元賞已為京兆尹

紀事

乃白服見士良

白服即待罪之素服

士良曰癡書生何敢

杖殺禁軍大將元賞曰中尉大臣也宰相亦大臣也

宰相之人若無禮於中尉如之何中尉之人無禮於

宰相庸可恕乎中尉與國同體當為國惜法

為于偽翻元

賞已囚服而來惟中尉死生之士良知軍將已死無

可如何乃呼酒與元賞歡飲而罷初武元衡之死詔

出內庫弓矢陌刀給金吾仗使衛從宰相

事見二百二十九卷

憲宗元和十一年從才用翻至建福門而退至是悉罷之

開成元年春正月辛丑朔上御宣政殿赦天下改元

仇士良請以神策仗衛殿門諫議大夫馮定言其不

可南牙十六衛之兵至此雖名存實亡然以北軍南

又增宦官之勢焰乃止定宿之第也馮宿穆宗長

二月癸未上與宰相語患四方表奏華而不典李右

對曰古人因事爲文今人以文害事 昭義節度使

劉從諫上表請王涯等罪名且言涯等儒生荷國榮

寵荷下咸欲保身全族安肯構逆訓等實欲討除內

臣兩中尉自爲救死之謀遂致相殺誣以反逆誠恐

非辜設若宰相實有異圖當委之有司正其刑典豈

有內臣擅領甲兵恣行剽劫延及士庶橫被殺傷剽

妙翻橫流血千門漢武帝起建章宮度爲千門僵尸

萬計搜羅枝蔓中外恫疑恫音通痛也臣欲身詣闕

庭面陳臧否恐并陷拏戮否音鄙拏音奴子事亦無

成謹當脩飾封疆訓練士卒內爲陛下腹外爲陛下

藩垣如奸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丙申加從諫檢

校司徒天德軍奏吐谷渾三千帳詣豐州降三

月壬寅以袁州長史李德裕爲滁州刺史袁州漢宜春縣地隋

置袁州京師東南三千五百八十里滁州二千五百六十四里左僕射令狐楚從

容奏王涯等既伏辜

從千容翻

其家夷滅遺骸弃捐請官

爲收瘞以順陽和之氣

爲千偽翻瘞於計翻呂令孟春掩骼埋骨以死氣逆生也

上慘然久之命京兆收葬涯等十一人於城西各賜

一襲

考異曰開成紀事云京兆尹薛元賞於城西張村葬涯等七人今從新傳

仇士良

潛使人發之弃骨於渭水

丁未皇城留守郭皎

按

制車駕行幸則京城置留守今天子在上京而皇城置留守當考觀下奏則知置皇城留守宦官之意也

奏諸司儀仗有鋒刃者請皆輸軍器使

軍器使即軍器庫使內諸

司使之

一也遇立仗別給儀刀從之

儀刀以木爲之以銀裝之具刀之儀而已

劉從諫復遣牙將焦楚長上表讓官

讓檢校司徒復扶又翻

稱臣之所陳繫國大體可聽則涯等宜蒙湔洗

前則

不可聽則賞典不宜妄加安有死寃不申而生者荷

祿荷下因暴揚仇士良等罪惡辛酉上召見楚長慰

諭遣之時士良等恣橫橫戶朝臣日憂破家及從諫

表至士良等憚之由是鄭覃李石粗能秉政粗坐天

子倚之亦差以自彊夏四月乙卯以潮州司戶李

宗閔爲衡州司馬凡李訓指爲李德裕宗閔黨者稍

收復之淄王協薨協憲甲午以山南西道節度

使李固言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以左僕射令狐楚

代之戊戌上與宰相從容論詩之工拙從干鄭覃

曰詩之工者無若三百篇皆國人作之以刺美時政

王者采之以觀風俗耳不聞王者爲詩也後代辭人

之詩華而不實無補於事陳後主隋煬帝皆工於詩

不免亡國陛下何取焉史言鄭覃能守經學以輔其君覃篤於經術

上甚重之 己酉上御紫宸殿宰相因奏事拜謝外

間因訛言天子欲令宰相掌禁兵己拜恩矣由是中

外復有猜阻復扶又翻人情怊怊士民不敢解衣寢者數

日乙丑李石奏請召仇士良等面釋其疑上爲召士

良等出爲干僞翻上及石等共諭釋之使毋疑懼然後事

解 閏月乙酉以太子太保分司李聽爲河中節度

使上嘗歎曰付之兵不疑置之散地不怨散蘇旱翻惟聽

爲可以然 乙未李固言薦崔球爲起居舍人鄭覃

再三以爲不可上曰公事勿相違覃曰若宰相盡同

則事必有欺陛下者矣 李孝本二女配沒右軍

右神策軍上取之入宮秋七月右拾遺魏謩上疏以爲陛

下不遜聲色屢出宮女以配鰥夫竊聞數月以來教

坊選試以百數莊宅收市猶未已 唐內諸司有教坊使莊宅使皆宦者

爲之又召李孝本女入宮不避宗姓大興物論臣竊惜

之昔漢光武一顧列女屏風宋弘猶正色抗言光武

即撤之 光武時宋弘爲大司空嘗讌見御座新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視之弘正容言曰未見好

德如好色者帝即爲撤之笑謂弘曰聞義則服可乎對曰陛下進德臣不勝其喜 陛下豈可

不思宋弘之言欲居光武之下乎上即出孝本女考

異曰實錄上云取孝本女二人入內下魏謩疏云取

孝本次女一人入內所以如此不同者蓋孝本二女

皆籍沒在右軍先取長女入內謩不

之知又取次女謩乃知之上疏故也擢謩為補闕曰

朕選市女子以賜諸王耳憐孝本女髻齒孤露髻于聊翻

小兒垂髮也亂初故收養宮中謩於疑似之間皆能

觀翻小兒毀齒也

盡言可謂愛我不忝厥祖矣命中書優為制辭以賞

之謩徵之五世孫也魏徵以直事太宗鄜坊節度使蕭洪

詐稱太后弟事始二百四十年卷大和二年事覺八月甲辰流驩州

於道賜死趙縝呂璋等皆流嶺南縝止忍翻初李訓知洪

之詐洪懼碎訓兄仲京置幕府先是自神策軍出為

節度使者軍中皆資其行裝至鎮三倍償之有自左

軍出鎮鄜坊

左軍左神策軍

未償而死者軍中徵之於洪洪

恃訓之勢不與又徵於死者之子洪教其子遮宰相

自言訓判絕之仇士良由是恨洪太后有異母弟在

閩中孱弱不能自達

孱弱山翻

有閩人蕭本從之得其內

外族諱因士良進達於上且發洪之詐洪由是得罪

上以本為真太后弟戊申擢為右贊善大夫 九月

丁丑李石為上言宋申錫忠直

為干偽翻

為讒人所誣竄

死遐荒未蒙昭雪上俛首久之既而流涕泣然

俛美辨翻

俯也泣胡犬翻

曰茲事朕久知其誤奸人逼我以社稷大計

兄弟幾不能保

謂漳王湊也
幾居衣翻

况申錫僅全腰領耳非

獨內臣外廷亦有助之者皆由朕之不明鄉使遇漢

昭帝必無此冤矣

謂漢昭帝知燕
蓋上官之詐也

鄭覃李固言亦共

言其冤上深痛恨有慙色庚辰詔悉復申錫官爵以

其子慎微爲成固尉

成固縣屬
興元府

李石用金部貲外

郎韓益判度支按

按與案同文
案也句斷

益坐贓三千餘緡繫

獄石曰臣始以益頗曉錢穀故用之不知其貧乃如

是上曰宰相但知人則用有過則懲如此則人易得

易以或翻卿所用人不掩其惡可謂至公從前宰相用人

好曲蔽其過不欲人劾此大病也冬十一月丁巳貶

益梧州司戶

梧州因蒼梧郡而名至京師五千五百里好呼到翻劾戶槩翻又戶得翻

上自甘露之變意忽忽不樂兩軍毬鞠之會什減六

七

樂音洛史炤曰鞠皮爲之今通謂之毬

以毬雖宴享音伎雜還盈庭

還達合翻

未嘗解顏閑居或徘徊眺望

眺宅弔翻

或獨語歎息壬午

上於延英謂宰相曰朕每與卿等論天下事則不免

愁對曰爲理者不可以速成

爲理猶言爲治也

上曰朕每讀

書恥爲凡主李石曰方今內外之臣其間小人尚多

疑阻願陛下更以寬御之彼有公清奉灑如劉弘逸

薛季稜者陛下亦宜褒賞以勸爲善甲申上復謂宰

相曰

復扶又翻

我與卿等論天下事有勢未得行者退但

飲醇酒求醉耳對曰此皆臣等之罪也 有司以左

藏積弊日久

藏徂浪翻

請行檢勘且言官典罪在赦前者

請宥之上許之既而果得繒帛妄稱瀆污者

瀆疾智翻污烏

故翻敕赦之給事中狄兼謩封還敕書曰官典犯賊理

不可赦上諭之曰有司請檢之初朕既許之矣與其

失信寧失罪人卿能奉職朕甚嘉之 十二月庚戌

以華州刺史盧鈞爲嶺南節度使李石言於上曰盧

鈞除嶺南朝士皆相賀以爲嶺南富饒之地近歲皆

厚賂北司而得之今北司不撓朝權

撓奴巧翻

陛下

亦宜有以褒之庶幾內外奉灋此致理之本也上從

之鈞至鎮以清惠著名 已未淑王縱薨

縱順宗子

二年春二月己未上謂宰相薦人勿問親疎朕聞竇

易直爲相

實易直爲相於長慶竇歷

未嘗用親故若親故果才避

嫌而弃之是亦不爲至公也

均王緯薨

緯順宗子

三

月有彗星出於張

彗祥歲翻又旋芮翻又徐醉翻

長八丈餘

長直亮翻

壬

申詔撤樂減膳以一日之膳分充十日

夏四月甲

辰上對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兼侍書柳公權於便殿

柳公權先除翰林侍書學士今以翰林學士兼侍書

上舉衫袖示之曰此衣已

三澣矣

澣戶管翻

衆皆美上之儉德公權獨無言上問其

故對曰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當進賢退不肖納

諫諍明賞罰乃可以致雍熙服澣濯之衣乃末節耳

上曰朕知舍人不應復爲諫議

杜佑通典曰中書舍人文上之極任朝廷

之盛選諸官莫得比

以卿有諍臣風采須屈卿爲之乙巳以公

權爲諫議大夫餘如故

戊戌以翰林學士工部侍

郎陳夷行同平章事

六月河陽軍亂節度使李洙

奔懷州軍士焚府署殺洙二子大掠數日方止洙長

安市人寓籍禁軍以賂得方鎮所至恃所交結貪殘

不灑其下不堪命故作亂丁未貶洙澧州長史

澧州京師

東南一千八百九十三里澧音禮

戊申以左金吾將軍李執方爲河

陽節度使

秋七月癸亥振武秦党項三百餘帳剽

掠逃去

剽匹妙翻下同

給事中韋溫爲太子侍讀晨詣東

宮日中乃得見溫諫曰太子當雞鳴而起問安視膳

記文王之爲世子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至於復初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暖之節史炤曰熟食曰饗具食曰膳膳之爲言善也不宜專事宴安太子不能用其

言

爲太子不令終張本

溫乃辭侍讀辛未罷守本官

考異曰舊傳曰兼

太子侍讀每晨至少陽院午見太子溫云云太子不能行其言溫稱疾上不悅改太常少卿未幾拜給事中披溫已爲給事中乃兼太子侍讀舊傳誤今從新傳

振武突厥百五十帳

叛剽掠營田戍寅節度使劉沔擊破之

八月庚戌

以昭儀王氏爲德妃昭容楊氏爲賢妃

唐因隋制有貴妃淑妃德

妃賢妃各一人
為夫人正一品
立敬宗之子休復為梁王執中為襄

王言揚為杞王成美為陳王癸丑立皇子宗儉為蔣

王蔣古國名左傳凡蔣邢茅肱祭河陽軍士既逐李泳日相扇欲為

亂九月李執方索得首亂者七十餘人索山客翻悉斬之

餘黨分隸外鎮然後定冬十月國子監石經成劉

日時上好文鄭覃以宰臣判國子祭酒依後漢蔡邕刊碑列於太學創立石壁九經諸儒校正訛謬上又

令翰林勒字官校字體又乖師法故石經經福建奏

立後數十年各儒皆不窺之以為蕪累

晉江百姓蕭弘稱太后族人晉江故晉安郡晉安縣地吳置東安縣晉改曰

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固言同平章事充西川節

晉安隋改曰南安開元八年分南安置晉江縣帶泉州詔御史臺按之戊甲

度使

甲寅御史臺奏蕭弘詐妄詔遞

歸鄉里

過令所給

食而遞歸也

不之罪冀得其真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五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六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

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六十二起著雍敦牂盡玄默闡茂凡五年

文宗元聖昭獻孝皇帝下

開成三年春正月甲子李石入朝中塗有盜射之射食

亦微傷左右奔散石馬驚馳歸第又有盜邀擊於坊

門斷其馬尾唐諸坊之南皆有門僅而得免上聞之

大驚命神策六軍遣兵防衛敕中外捕盜甚急竟無

所獲乙丑百官入朝者九人而已京城數日方安

丁卯追贈故齊王湊為懷懿太子

知湊之寃也湊被枉事見二百二十

四卷大和五年

戊申以鹽鐵轉運使戶部尚書楊嗣復戶

部侍郎判戶部李珣並同平章事

考異曰舊傳三年楊嗣復輔政薦

珣以本官同平章事按珣與嗣復並命今從實錄

判使如故

判謂判戶部使謂鹽鐵轉運使

嗣復於陵之子也

揚於陵見二百三十七卷憲宗元和三年於音烏

中書

侍郎同平章事李石承甘露之亂人情危懼宦官恣

橫橫戶孟翻忘身徇國故紀綱粗立仇士良深惡之

粗坐五翻

惡烏路六潛遣盜殺之不果石懼累表稱疾辭位上深

知其故而無如之何丙子以石同平章事充荆南節

度使 陳夷行性介直惡楊嗣復爲人每議政事多

相詆斥壬辰夷行以足疾辭位不許 上命起居舍

人魏謩獻其祖文貞公笏魏徵謚曰文貞鄭覃曰在人不在

笏上曰亦甘棠之比也言周人思召公愛其甘棠而不敢翦伐今思魏徵之正直

則亦當寶愛其故笏 楊嗣復欲援進李宗閔復扶又翻援于元翻下同恐

爲鄭覃所沮乃先令宦官諷上上臨朝謂宰相曰宗

閔積年在外宜與一官李宗閔照見上卷大和九年 鄭覃曰陛下

若憐宗閔之遠止可移近北數百里近其不宜再用

用之臣請先避位陳夷行曰宗閔曷以朋黨亂政陛

下何愛此織人

織人猶言小人也

楊嗣復曰事貴得中不可

但徇愛憎上曰可與一州覃曰與州太優止可洪州

司馬耳

洪州京師東南三千九十里

因與嗣復互相詆訐以爲黨

許居謂翻

上曰與一州無傷覃等退上謂起居郎周敬復

舍人魏謩曰宰相諠爭如此可乎

唐制起居郎起居舍人掌錄天子起居

居法度天子御正殿則郎居左舍人居右有命俯階以聽每仗下天子與宰相議政事郎舍人亦分侍左右若仗在紫宸內閣則夾香案分立殿下覃等喧爭旣退故上因問之對曰誠爲不可

然覃等盡忠憤激不自覺耳丁酉以衡州司馬李宗

閔爲杭州刺史

唐制衡州中洪州上都督府杭州上中州司馬從五品下大都督府司馬

從四品下上州刺史從三品

李固言與楊嗣復李珣善故引居大

政以排鄭覃陳夷行每議政之際是非鋒起上不能

決也

史言文宗明不足燭理

三月牂柯寇涪州清溪鎮

牂柯蠻在

涪州東九百里東距辰州二千四百里涪音浮

鎮兵擊却之

初大和之末

杜悰爲鳳翔節度使有詔沙汰僧尼

事見上卷大和八年

時有

五色雲見于岐山

見賢通翻下同

近灋門寺民間訛言佛骨

降祥

佛骨在法門寺故云然

以僧尼不安之故監軍欲奏之悰

曰雲物變色何常之有佛若果愛僧尼當見於京師

未幾獲白兔

幾居豈翻未幾言未得幾何時也

監軍又欲奏之曰此

西方之瑞也悰曰野獸未馴且宜畜之

馴松倫翻畜吁玉翻

旬

日而斃監軍不悅以爲掩蔽聖德獨畫圖獻之及鄭

注代棕鎮鳳翔

按通鑑上卷大和八年九月庚申以鳳翔節度使李聽為忠武節度使代

杜棕丁卯以鄭注為鳳翔節度使注誣奏聽在鳳翔

貪虐冬十月乙亥以聽為太子太保分司復以杜棕

為忠武節度使若如上卷所

奏紫雲見又獻白雉是

書則杜棕鎮忠武不在鳳翔

奏紫雲見又獻白雉是

歲八月有甘露降於紫宸殿前櫻桃之上上親采而

嘗之百官稱賀其十一月遂有金吾甘露之變及棕

為工部尚書判度支河中奏騶虞見

詩注騶虞義獸白虎黑文不食

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司馬相如封禪書曰般般

之獸樂我君圓白質黑章其儀可喜師古注謂騶虞

也山海經騶虞如

百官稱賀上謂棕曰李訓鄭注皆

虎五色尾長於身

因瑞以售其亂乃知瑞物非國之慶卿前在鳳翔不

奏白兔真先覺也對曰昔河出圖伏羲以畫八卦洛

奏白兔真先覺也對曰昔河出圖伏羲以畫八卦洛

出書大禹以叙九疇皆有益於人故足尚也至於禽獸草木之瑞何時無之劉聰桀逆黃龍三見石季龍

暴虐得蒼麟十六白鹿七以駕芝蓋

石虎字季龍唐避廟諱故稱其

字

以是觀之瑞豈在德玄宗嘗爲潞州別駕

中宗時玄宗爲

潞州別駕

及即位潞州奏十九瑞玄宗曰朕在潞州惟知

勤職業此等瑞物皆不知也願陛下專以百姓富安爲國慶自餘不足取也上善之它日謂宰相曰時和年豐是爲上瑞嘉禾靈芝誠何益於事宰相因言春

秋記災異以做人君而不書祥瑞用此故也

意此必鄭覃之

言

夏五月乙亥詔諸道有瑞皆無得以聞亦勿申牒

所司其臘饗太廟

唐制四孟及臘享于太廟唐臘用寅

及饗太清宮

宗

天寶二年以西京立

元日受朝奏祥瑞皆停

六典凡大祥瑞

隨卽表奏文武百寮詣闕奉賀其它並年終具表以

聞有司告廟百寮詣闕奉賀又儀制令大瑞卽隨表

奏聞中瑞下瑞申報有司元日聞奏今皆停罷

考

異曰實錄初上謂宰臣曰歲豐人安豈非上瑞宰臣

因言春秋不書祥瑞上深然之遂有此

詔補國史以爲因杜悰進言今兼取之

初靈武節

度使王晏平自盜賊七千餘緡上以其父智興有功

王智興有討

免死長流康州晏平密請於魏鎮幽三

橫海之功

魏帥何進滔鎮帥王

使上表雪已上不得已

六月壬寅改永州司戶

八月己亥嘉王暉薨

暉代

太子永之母王德妃無寵爲楊賢妃所譖而死

唐

隋制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各一人爲夫人正一品
開元中玄宗以后妃四星一爲后有后而復置四妃
非典法乃置惠妃麗妃華妃以代三夫
人其後復置貴妃蓋復唐初四妃之制太子頗好遊

宴昵近小人

好呼到翻昵尼質翻近其靳翻

賢妃日夜毀之九月壬

戌上開延英召宰相及兩省御史郎官疏太子過惡

議廢之曰是宜爲天子乎群臣皆言太子年少

少詩照翻

下同容有改過國本至重豈可輕動御史中丞狄兼暮

論之尤切至於涕泣給事中韋溫曰陛下惟一子不

教陷之至是豈獨太子之過乎癸亥翰林學士六人

神策六軍軍使十六人復上表論之

復扶又翻

上意稍解

是夕太子始得歸少陽院如京使王少華等

唐置如京使以

武臣爲之內職也
未知所職何事

及宦官宮人坐流死者數十人

義武節度使張璠在鎮十五年

穆宗長慶三年璠
代陳楚鎮義武

爲

幽鎮所憚及有疾請入朝朝廷未及制置疾甚戒其

子元益舉族歸朝母得效河北故事及薨軍中欲立

元益觀察留後李士季不可衆殺之又殺大將十餘

人壬申以易州刺史李仲遷爲義武節度使義武馬

軍都虞候何清朝自援歸朝癸酉以爲儀州刺史

宋

曰遼州樂平郡唐武德三年置遼州八年改
爲箕州先天二年以玄宗嬪名改爲儀州

朝廷

以義昌節度使李彥佐在鎮久

大和六年李彥佐
代殷備鎮義昌

甲

戍以德州刺史劉約爲節度副使欲以代之

開成

以來神策將吏遷官多不聞奏直牒中書令覆奏施

行遷改殆無虛日

甘露之變之後宦官專橫遂至於此

癸未始詔神策

將吏改官皆先奏聞狀至中書然後檢勘施行

先奏聞於

上禁中以其狀付中書方與檢勘由歷而施行之

冬十月易定監軍奏軍

中不納李仲遷請以張元益爲留後

太子求猶不

悛

悛丑綠翻改也

庚子暴薨

考異曰按文宗後見綠撞者而泣曰朕爲天子不能全一子

遂殺劉楚材等然則太子非良死也但宮省事祕謐外人莫知其詳故實錄但云終不悛過是日暴薨謚

曰莊恪

乙巳以左金吾大將軍郭昫爲邠寧節度

使

敗莫貧翻按子儀子姪名皆連日旁今從實錄

考異曰舊柳公權傳作曠

宰相議

發兵討易定上曰易定地狹人貧軍資半仰度支

仰

向翻急之則廢所不爲緩之則自生變但謹備四境以

俟之乃除張元益代州刺史頃之軍中果有異議乃

上表以不便李仲遷爲辭朝廷爲之罷仲遷爲于十

一月詔俟元益出定州其義武將士始謀立元益者

皆赦不問以義昌節度使李彥佐爲天平節度使

以劉約爲義昌節度使丁卯張元益出定州異日考

補國史曰易定張公璠卒三軍請公璠子元益繼統

軍務公璠乃孝忠孫也公璠彌留之際誠元益歸闕

三軍復以幽鎮魏三道自立連帥坐邀制命廟謀未

決丞相衛公欲伐而克之貞穆公議未可興師且行

弔贈禮追元益赴闕若拒命跋扈討之不遲上前互

陳短長未行朝典貞穆公有密疏進追元益詔意云

敕張元益卿太祖孝忠功列鼎彝垂於不朽卿乃祖

茂昭克荷遺訓不墜義風文宗覽詔意深叶睿謀詔

下定州元益拜詔慟哭焚墨衰請死於衆三軍將士
南向稽首蹈舞流涕扶元益就苦廬請監軍使幕府
進諸道例各知留後公璠遂全家赴闕詔以神策軍
使陳君賞爲帥所謂貞穆公者李珣也按實錄璠定
州牙將非孝忠孫又李德裕此年不爲相
補國史蓋傳聞之說不可據余從實錄

庚午上

問翰林學士柳公權以外議對曰郭昉除邠寧外間

頗以爲疑上曰昉尚父之姪德宗以郭子儀爲尚父太后叔父

太后即謂太皇郭太后在官無過自金吾作小鎮外間何充焉

對曰非謂昉不應爲節度使也聞陛下近取昉二女

入官有之乎上曰然入參太皇太后耳公權曰外間

不知皆云昉納女後官故得方鎮上俛首良久曰然

則柰何對曰獨有自南內遣歸其家則外議自息矣

是日太皇太后遣中使送二女還收家

太皇太后居興慶宮興慶

官謂之南內使疏吏翻還如字

上好詩好呼到翻

嘗欲置詩學士李珣

曰今之詩人浮薄無益於理乃止甲戌以蔡州刺

史韓威爲義武節度使

張元益旣出定州乃除韓威

河東節度

使司徒中書令裴度以疾求歸東都

裴度治第東都集賢里號綠野

堂十二月辛丑詔度入知政事遣中使敦諭上道上

掌翻

鄭覃累表辭位丙午詔三五日一入中書

是

歲吐蕃彝泰贊普卒弟達磨立彝泰多病委政大臣

由是僅能自守久不爲邊患達磨荒淫殘虐國人不

附災異相繼吐蕃益衰

按吐蕃衰回鶻衰而唐亦衰矣考異曰彝泰卒及達磨

立實錄不書舊傳續會
要皆無之今據補國史

四年春閏正月己亥裴度至京師以疾歸第

此長安平樂里

第不能入見

見賢遍翻

上勞問賜資使者旁午

勞力到翻

三月

丙戌薨謚曰文忠上怪度無遺表問其家得半藁以

儲嗣未定爲憂言不及私度身貌不踰中人而威望

遠達四夷四夷見唐使輒問度老少用捨

少詩照翻

以身

繫國家輕重如郭子儀者二十餘年

夏四月戊辰

上稱判度支杜棕之才楊嗣復李珣因請除棕戶部

尚書陳夷行曰恩旨當由上出自古失其國未始不

由權在臣下也珣曰陛下嘗語臣云

語牛倨翻

人主當擇

宰相不當疑宰相五月丁亥上與宰相論政事陳夷

行復言不宜使威福在下

復扶又翻

李珣曰夷行意疑宰

相中有弄陛下威權者耳臣屢求退苟得王傅臣之

幸也

王傅散地自宰執以下貶官者居之

鄭覃曰陛下開成元年二年

政事殊美三年四年漸不如前楊嗣復曰元年二年

鄭覃夷行用事三年四年臣與李珣同之罪皆在臣

因叩頭曰臣不敢更入中書

政事堂在中書省

遂趨出上遣

使召還勞之

勞力到翻

曰鄭覃失言卿何遽爾覃起謝曰

臣愚拙意亦不屬嗣復

屬之欲翻

而遽如是乃嗣復不容

臣耳嗣復曰覃言政事一年不如一年非獨臣應得

罪亦上累聖德

累良瑞翻

退三上表辭位上遣中使召出

之癸巳始入朝丙申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鄭覃罷爲

右僕射陳夷行罷爲吏部侍郎覃性清儉夷行亦耿

介故嗣復等深疾之

史言小人排君子不遺餘力

上以鹽鐵推

官檢校禮部員外郎姚勗能鞠疑獄命權知職方員

外郎右丞常溫不聽上奏稱郎官朝廷清選不宜以

賞能吏上乃以勗檢校禮部郎中依前鹽鐵推官

姚勗

權知職方員外郎而常溫爭之檢校禮部郎中而溫不復言者蓋唐制藩鎮及諸使僚屬率帶檢校官而

權知則爲職事官故也

六月丁丑上以其事問宰相楊嗣復對

曰溫志在澄清流品若有吏能者皆不得清流則天

下之事孰爲陛下理之

爲于僞翻

恐似衰晉之風然上素

重溫終不奪其所守

秋七月癸未以張元益爲左

驍衛將軍以其母侯莫陳氏爲趙國太夫人賜綰二

百匹易定之亂侯莫陳氏說諭將士

說式芮翻

且戒元益

以順朝命故賞之

甲辰以太常卿崔郾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郾郾之弟也

郾多寒翻崔郾見二百四十四卷大和五年

八

月辛亥廊王憬薨

憬憲宗子

癸酉昭義節度使劉從諫

上言蕭本詐稱太后弟上下皆稱蕭弘是真以本來

自左軍故弘爲臺司所抑

蕭本事見上卷元年蕭弘事見二年臺司謂御史臺

官吏主案

今弘詣臣求臣上聞

上時

乞追弘赴闕與

本對推以正真偽詔三司鞫之

冬十月乙卯上就

起居舍人魏暮取記注觀之

記注即起居注貞觀初以給事中諫議大

夫兼知起居注或知起居事每仗下議記事起居郎一人執筆記錄于前史官隨之其後復置起居舍人分侍左右秉筆隨宰相入殿若仗在紫宸內閣則夾香案分立殿下直第二螭首和墨濡筆皆即物處時號螭頭高宗臨朝不決事有所奏惟辭見而已許敬宗李義府爲相奏請多畏人之知也命起居郎舍人對仗承旨仗下與百官皆出不敢聞機務矣長壽中宰相姚璿建議仗下後宰相一人錄軍國政要爲時政記月送史館然率推美讓善事非其實未幾亦罷而起居郎因制勅稍稍筆削以廣國史之闕起居舍人本記言之職惟編詔書不及它事開元初復詔修史官非供奉者皆隨仗而入位於起居郎舍人之次及李林甫專權又廢大和九年詔起居郎舍人不可人凡入閣日具紙筆立螭頭下復貞觀故事暮不可

日記注兼書善惡所以儆戒人君陛下但力爲善不

必觀史上曰朕曩嘗觀之對曰此曩日史官之罪也

若陛下自觀史則史官必有所諱避何以取信於後

上乃止 楊妃請立皇弟安王溶為嗣上謀於宰相

李珣非之丙寅立敬宗少子陳王成美為皇太子為楊

妃及成美見殺張本丁卯上幸會寧殿作樂有童子緣撞撞職容翻

字樣曰本音同今借為木撞字漢有都盧緣撞即此伎也一夫來徃走其下如狂

上怪之左右曰其父也上泣然流涕曰朕貴為天子

不能全一子泣胡犬翻以太子未死於非命也召教坊劉楚材等四

人宮人張十十等十人責之曰構會太子皆爾曹也

今更立太子更工衛翻復欲爾邪復扶又翻執以付吏已已皆

殺之上因是感傷舊疾遂增 十一月三司按蕭本

蕭弘皆非真太后弟本除名流愛州弘流儋州愛州漢九

真郡梁置愛州至京師入千八百里而太后真弟在閩中終不能自達

乙亥上疾少聞聞讀如字坐思政殿召當直學士周墀

賜之酒因問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對曰陛下堯舜之

主也上曰朕豈敢比堯舜所以問卿者何如周赧漢

獻耳赧奴版翻墀驚曰彼亡國之主豈可比聖德上曰赧

獻受制於疆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朕殆

不如因泣下霑襟伏地流涕自是不復視朝異曰考

高彥休唐闕史曰文宗開成後常鬱鬱不樂五年春風痺稍間坐思政殿問周墀云云既而龍姿掩抑淚

落衣襟汝南公俯伏嗚咽再拜而退自是不復視朝
以至厭代按實錄明年正月朔上不康不受朝賀四
日帝崩恐非五年春
今從新傳仍置於此
是歲天下戶口四百九十九

萬六千七百五十二

回鶻相安允合特勒柴革謀

作亂彰信可汗殺之相掘羅勿將兵在外以馬三百

賂沙陁朱邪赤心借其兵共攻可汗可汗兵敗自殺

國人立盧駁特勒為可汗

盧安蓋翻駁先合翻

考

開成四年回鶻大飢族帳離復為黠戛斯所逼漸過
磧口至於榆林天德軍使溫德彝請帝為援遂帥騎
赴之時胡特勒可汗牙帳在近帝遣使說回鶻相盟
沒斯為陳利害云云盟沒斯然之決有歸國之約俄
而回鶻宰相勿篤公叛可汗將圖歸義遣人獻良馬
三百以求應接帝自天德引軍至磧口援之為回鶻
所薄帝一戰敗之進擊可汗牙帳胡特勒可汗勢窮
自殺國昌因奏勿篤公為署颯可汗是歲開成五年

也文宗崩武宗即位遣嗣澤王溶告哀於回鶻使還
始知特勤可汗易代按朱邪赤心若奏勿篤公爲可
汗安得因溶告哀始知易代乎此則自相違矣舊傳
開成初其相有安允合者與特勤柴革欲篡薩特勤
可汗可汗覺殺柴革及安允合又有回鶻相掘羅勿
者擁兵在外怨誅柴革安允合又殺薩特勤可汗以
盧級特勤爲可汗新傳云開成四年其相掘羅勿作
難引沙陁共攻可汗可汗自殺國人立盧馭特勤爲
從之
可汗今
會歲疫大雪羊馬多死回鶻遂衰赤心執宜

之子也

五年春正月己卯詔立潁王灋爲皇太弟

灋直連翻

應軍

國事權令尙當

尙古侯翻當丁浪翻

且言太子成美年尚冲幼

未漸師資

漸子廉翻老子曰善人者不善人之資

可復封陳

王時上疾甚命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引楊嗣復李

珽至禁中欲奉太子監國中尉仇士良魚弘志以太

子之立功不在已乃言太子幼且有疾更議所立工更

衡李珽曰太子位已定豈得中變士良弘志遂矯詔

立漚為太弟考異曰唐闕史曰武宗皇帝王夫人

宗於十六宅西別建安王溶潁王漚院上數幸其中

縱酒如家人禮及文宗晏駕後官無子所立敬宗男

陳王年幼且病未任軍國事中貴主禁掖者以安王

大行親弟既賢且長遂起左右神策軍及飛龍羽林

驍騎數千眾即藩邸奉迎安王中貴遙呼曰迎大者

迎大者如是者數四意以安王為兄即大者也及兵
仗至二王宅首兵士相語曰奉命迎大者不知安潁
孰為大者王夫人竊聞之擁髻褰裙走出矯言曰大
者潁王也大家左右以王魁梧頰長皆呼為大王且
與中尉有死生之契汝曹或誤必赤族矣時安王心
云其次第合立志少疑懦懼未敢出潁王神氣抑揚
隱于屏間夫人自後聳出之眾感其語遂扶上馬戈

甲霜擁前至少陽院諸中貴知已誤無敢出言者遂
羅拜馬前連呼萬歲尋下詔以潁王灑立爲皇太弟
權句當軍國事新后妃傳曰武宗賢妃王氏開成末
王嗣帝位妃陰爲助畫故進號才人蓋亦取於闕史
也按立嗣大事豈容繆誤闕史難信今不取從文宗武宗實錄是日士良弘志將兵

詣十六宅迎潁王至少陽院百官謁見於思賢殿灑

沈毅有斷喜愠不形於色見賢遍翻沈持林翻與安

王溶皆素爲上所厚異於諸王辛巳上崩于太和殿

年三以楊嗣復攝冢宰癸未仇士良說太弟賜楊貴

妃安王溶陳王成美死說式芮翻考異曰舊傳曰

妃武宗即位李德裕秉政或告文宗崩時楊嗣復以

與賢妃宗家欲立安王爲嗣故王受禍復敗官按是
時德裕未入相考異曰敕大行以十四日殯成服武宗實錄

裴夷直上言伏見二日敕令有司以今月十四日攢斂成服按文宗以二日崩豈得二日遽有此敕必誤

也諫議大夫裴夷直上言期日太遠不聽時仇士良

等追怨文宗以其露凡樂工及內侍得幸於文宗者

誅貶相繼夷直復上言陛下自藩維繼統是宜儼然

在疚記檀弓秦穆公弔公子重耳曰儼然在憂服之中復扶中詩閔予小子嬛嬛在疚注疚病也在憂病之

又翻以哀慕爲心速行喪禮早議大政以慰天下

而未及數日屢誅戮先帝近臣驚率士之視聽傷先

帝之神靈人情何瞻國體至重若使此輩無罪固不

可刑若其有罪彼已在天網之內無所逃伏旬日之

外行之何晚不聽辛卯文宗始大斂大行十一日而始大斂非禮也

欽力
贍翻

武宗即位甲午追尊上母韋妃爲皇太后 二

月乙卯赦天下 丙寅謚韋太后曰宣懿 夏五月

己卯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楊嗣復罷爲吏部尚書以

刑部尚書崔珙同平章事兼鹽鐵轉運使 珙居
諫翻 秋

八月壬戌葬元聖昭獻孝皇帝于章陵 章陵在京北
富平縣西北

二十廟號文宗 庚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珣坐

爲山陵使龍輜陷 輜敕倫翻記天子龍輜
輜載柩車也盡龍於輜 罷爲太常

卿貶京兆尹敬昕爲郴州司馬 郴丑
林翻 義武軍亂逐

節度使陳君賞君賞募勇士數百人復入軍城誅亂

者 初上之立非宰相意故楊嗣復李珣相繼罷去

召淮南節度使李德裕入朝九月甲戌朔至京師丁

丑以德裕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庚辰德裕入謝言

於上曰致理之要致理猶言在於辯群臣之邪正夫

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

人爲邪人主辯之甚難臣以爲正人如松柏特立不

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

君而邪人競爲朋黨先帝深知朋黨之患然所用卒

皆朋黨之人卒子恤翻良由執心不定故奸人得乘間而

入也間古覓翻夫宰相不能人人忠良或爲欺罔主

心始疑於是旁詢小臣以察執政如德宗末年所聽

任者惟裴延齡輩宰相署敕而已此政事所以日亂

也陛下誠能慎擇賢才以爲宰相有奸罔者立黜去

去羞常令政事皆出中書推心委任堅定不移則天

下何憂不理哉又曰先帝於大臣好爲形迹好呼小

過皆含容不言日累月積累魯以至禍敗茲事大誤

願陛下以爲戒臣等有罪陛下當面詰之詰起事苟

無實待以辯明若其有實辭理自窮小過則容其悛

改後丑大罪則加之誅譴如此君臣之際無疑間矣

上嘉納之初德裕在淮南敕召監軍楊欽義人皆言

必知樞密德裕待之無加禮欽義心術之一旦獨延

欽義置酒中堂情禮極厚陳珍玩數牀罷酒皆以贈

之欽義大喜過望行至汴州敕復還淮南復扶又翻欽義

盡以所餉歸之德裕曰此何直言此物所直能幾何也卒以與

之卒子其後欽義竟知樞密德裕柄用欽義頗有力

焉史言李德裕亦不兔由宦官以入相初伊吾之西焉耆之北有點

戛斯部落點下入翻即古之堅昆唐初結骨也後更

號點戛斯結骨入貢見二百九十八卷太宗貞觀二

撫回鶻制作紇吃斯今從會昌乾元中爲回鶻所破

自是隔闕不通中國閔牛其君長曰阿執建牙青山

去回鶻牙橐駝行四十日青山在其人悍勇悍戶罕

翻吐蕃回鶻常賂遺之

遺唯季翻

假以官號回鶻既衰阿

熱始自稱可汗回鶻遣相國將兵擊之連兵二十餘

年數為黠戛斯所敗

數所角翻敗補邁翻

詈回鶻曰

詈力智翻

汝運

盡矣我必取汝金帳金帳者回鶻可汗所居帳也及

掘羅勿殺彰信立盧駁

事見上年

回鶻別將句錄莫賀引

黠戛斯十萬騎攻回鶻大破之殺盧駁及掘羅勿

異曰舊傳作句錄未賀今從新傳

焚其牙帳蕩盡回鶻諸部逃散其

相駁職特勒等十五部西奔葛邏祿一支奔吐蕃

一支奔安西

選郎佐翻

可汗兄弟啞沒斯等

啞烏沒翻

及其相

赤心僕固特勒頡頏

頡翻

各帥其眾抵天德塞下

就雜虜貿易穀食

帥讀曰率 買音茂

且求內附冬十月丙辰

天德軍使溫德彝奏回鶻潰兵侵逼西城

西城朔方 西受降城

也亘六十里不見其後

亘橫也

邊人以回鶻猥至恐懼

不安詔振武節度使劉沔屯雲迦關以備之

新志單于府有

雲伽關振武節度治單于府迎古牙翻又居伽

翻考異曰新傳實錄作雲伽關今從一品集

博節度使何進滔薨軍中推其子都知兵馬使重順

知留後

蕭太后徙居興慶宮積慶殿號積慶太后

蕭太后文 宗之母

十一月癸酉朔上幸雲陽校獵

故事

新天子即位兩省官同署名上之即位也諫議大夫

裴夷直漏名由是出為杭州刺史

考異曰新傳曰 武宗立夷直視冊

牒不肯署今從武宗實錄

開府儀同三司左衛上將軍兼內謁

者監仇士良請以開府蔭其子為千牛

唐制千牛備身掌執御刀

服花鈿繡衣綠執象笏宿衛侍從

宋白曰唐制千牛進馬並係資蔭給事中李中敏判

曰開府階誠宜蔭子

唐制從五品以上皆得蔭子開府從一品宜得蔭子

謁者

監何由有兒士良慙恚

恚於避翻

李德裕亦以中敏為楊

嗣復之黨黨之

惡烏路翻

出為婺州刺史

婺州春秋越之西界漢為會稽

郡烏傷縣地吳置東陽郡陳置縉州隋平陳為吳州其地於天文為婺女之分改婺州京師東南四千七百

里婺女七

十二月庚申以何重順知魏博留後事

立

皇子峻為杞王

武宗至道昭肅孝皇帝

諱漚穆宗第五子

會昌元年春正月辛巳上祀圓丘赦天下改元 劉

沔奏回鶻已退詔沔還鎮自雲迦關還鎮 二月回鶻十三

部近牙帳者立烏希特勒爲烏介可汗南保錯子山

新志鵝鶻泉北十里入磧經慶鹿山鹿耳山至錯子山據李德裕言錯子山東距釋迦泊三百里 考異

日據伐叛記烏介立在二月今從之後唐獻祖繫年錄曰王子烏希特勒者曷薩之弟胡特勒之叔爲黠

憂斯所迫帥衆來歸至錯子山乃自立爲可汗二年七月冊爲烏介可汗 三月甲戌以

御史大夫陳夷行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初知樞

密劉弘逸薛季稜有寵於文宗仇士良惡之惡烏上路翻上

之立非二人及宰相意故楊嗣復出爲湖南觀察使

李珣出爲桂管觀察使士良屢譖弘逸等於上勸上

除之乙未賜弘逸季稜死遣中使就潭桂州誅嗣復

及珏

湖南觀察使治潭州桂管觀察使治桂州潭州古長沙郡京師南二千四百四十五里秦取陸

梁地爲桂林郡吳於桂林置始安郡梁置戶部尚書

杜棕奔馬見李德裕曰天子年少少詩新即位茲事

不宜手滑丙申德裕與崔珙崔郾陳夷行三上奏又

邀樞密使至中書使入奏以爲德宗疑劉晏動搖東

宮而殺之中外咸以爲冤兩河不臣者由茲恐懼得

以爲辭德宗後悔錄其子孫劉晏之死見二百二十一

正己等請晏罪見二年興元初帝寤許晏歸葬文宗

貞元五年擢晏子執經太常博士宗經祕書郎疑宋申錫交通藩邸竄謫至死旣而追悔爲之出涕

宋申錫竄事見二百四十四卷大和五年追悔事見上卷開成元年爲于僞翻嗣復珣等若

有罪惡乞更加重貶必不可容亦當先行訊鞫俟罪

狀著白誅之未晚今不謀於臣等遽遣使誅之人情

莫不震駭願開延英賜對至晡時開延英召德裕等

入德裕等泣涕極言陛下宜重慎此舉毋致後悔上

曰朕不悔三命之坐德裕等曰臣等願陛下免二人

於死勿使旣死而衆以爲寃今未奉聖旨臣等不敢

坐久之上乃曰特爲卿等釋之特爲于僞翻德裕等躍下

階舞蹈上召升坐坐徂卧翻歎曰朕嗣位之際宰相何嘗

比數李珣季稜志在陳王陳王成美也嗣復弘逸志在安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五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高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

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

三省

音註

唐紀六十一

起關逢攝提格盡彊
圍大荒落凡四年

文宗元聖昭獻孝皇帝中

大和八年春正月上疾小瘳丁巳御太和殿

按閣本大明宮

圖入左銀臺門稍北即太和殿文西即清思殿見近臣然神識耗減不能復

故 二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夏六月丙戌莒王紆

薨

紆順宗子
紆山於翻

上以久旱詔求致雨之方司門真外

郎李中敏上表以爲仍歲大旱非聖德不至直以宋

申錫之寬濫

宋申錫事見
上卷五年

鄭注之姦邪今致雨之方

莫若斬注而雪申錫表留中中敏謝病歸東都

異曰考

新舊中敏傳皆云六年夏上此疏今據開成紀事大
和權亮記皆云八年六月又中敏疏言申錫臨終按

申錫去年七月卒若六年則
申錫尚在今從開成紀事

鄭王經薨

經亦順
宗子

初李仲言流象州

事見二百四十三
卷敬宗寶歷元年

遇赦還東都會

留守李逢吉思復入相

復扶
又翻

仲言自言與鄭注善逢

吉使仲言厚賂之注引仲言見王壽澄守澄薦於上

云仲言善易上召見之時仲言有母服難入禁中乃

王安王陳王猶是文宗遺意安王則專附楊妃楊妃請立

安王故嗣復仍與妃書云姑何不效則天臨朝鄴使

安王得志朕那復有今日復扶德裕等曰茲事曖昧

虛實難知上曰楊妃嘗有疾文宗聽其弟玄思入侍

月餘以此得通指蓋朕細詢內人情狀皎然非虛也遂追

還二使二使一往桂更貶嗣復為潮州刺史李珣為昭

州刺史昭州至京師四千里裴夷直為驩州司戶異曰

舊紀開成五年八月十七日葬文宗于章陵知樞密

劉弘逸薛季稜率禁軍護靈駕二人素為文宗獎遇

仇士良惡之心不自安因是欲倒戈誅士良弘志鹵

使王起山陵使崔羈覺其謀先諭鹵簿諸軍是日

弘逸季稜伏誅以楊嗣復為湖南觀察使李珣為桂

管觀察使中丞裴夷直為杭州刺史皆坐弘逸季稜

也賈緯唐年補錄曰五年八月云是月誅樞密使劉
弘逸薛季稜帝即位尤忌宦官季稜弘逸深懼之及
將葬文宗於章陵聚禁兵欲議廢立賴山陵使崔鄴
鹵簿使王起拒而獲濟遂擒弘逸季稜殺之舊王起
傳八月充山陵鹵簿使樞密使劉弘逸薛季稜懼誅
欲因山陵兵士謀廢立起與山陵使知其謀密奏皆
伏誅舊嗣復傳五年九月貶湖南明年誅季稜弘逸
中人言二人頃對嗣復李珣不利於陛下武宗性急
立命中使往湖南桂管殺嗣復與珣按去年八月若
已誅弘逸季稜不當至此月始再貶嗣復等舊紀王
起傳與嗣復傳自相違今從實錄實錄又曰時有再
以其事動帝意者帝赫怒欲殺之中使既發雖宰相
亦不知之戶部尚書判度支杜棕奔馬見德裕云云
舊嗣復傳曰宰相崔鄴崔珙等亟請開延英極言云
云獻替記曰會昌元年三月二十四日遇假在宅向
晚聞有中使一人向東一人向南處置二故相及裴
夷直余遣人問鹽鐵崔相度支杜尚書京兆盧尹皆
云聞有使去不知其故余遂草約奏狀二十五日早
入中書崔相珙續至崔鄴次至陳相寂後至巳巳時
矣余令三相會食自歸廳寫狀請開延英賜對進狀

後更無報答至午又自寫第二狀封進兼請得樞密使對曰向者不敢言相既知只是二人嗣復李珣德裕言此事至重陛下鄙不訪問便遣使去物情無不驚懼請附德裕奏聖旨若疑德裕情故請先自遠貶惟此一事不可更行德裕等至夜不敢離中書請早開延英賜對至申時報開延英余邀得丞相兩省官謂曰上性剛若有一人進狀伏問必不捨矣容德裕極方救解繼以扣頭流血德裕救不得它人固不可矣及召入延英德裕率三相公立當御榻奏事嗚咽流涕云云上既捨之又令德裕召丞郎兩省官宣示今從實錄亦采獻替記宋白曰天福六年修撰起居注賈緯奏伏覲史館唐高祖至代宗已有紀傳德宗亦存實錄武宗至齊陰廢帝凡六代惟有武宗實錄一卷餘皆闕落臣今采訪遺文及耆舊傳說編六十五卷目爲唐年補遺錄以備將來史館修述詔褒美付史館

夏

六月乙巳詔自今臣下論人罪惡並應請付御史臺

按問毋得乞留中以杜讒邪

以魏博留後何重順

爲節度使

上命道士趙歸真等於三殿建九天道

場親授灋籙

道家符籙起於張道陵盛於寇謙之崇而信之則後魏世祖唐武宗也授當作

受右拾遺王哲上疏切諫坐貶河南府士曹

曰實錄考異

道士趙歸真等

入十一人於三殿建九天道場帝親

傳法籙右拾遺王哲上疏請不度進士明經爲道士

不從又上書諫求仙事詞甚切直貶河南府士曹參

軍舊紀以衡山道士劉玄靜爲崇玄館學士令與道

士趙歸真於禁中修法籙左補闕劉彥謨切諫貶彥

謨河南府戶曹實錄去年九月已命歸真建道場親

受法籙哲疏言王業之始不宜崇信過篤至此

又有此事與舊紀劉彥謨事相類今從實錄

八月加仇士良觀軍容使

天德軍使田牟監軍韋

仲平欲擊回鶻以求功奏稱回鶻叛將嗚沒斯等侵

逼嗚沒斯塞下吐谷渾沙陀党項皆世與爲仇請自出

兵驅逐

党底朗翻

上命朝臣議之議者皆以爲盟沒斯叛

可汗而來不可受宜如牟等所請擊之便上以問宰

相李德裕以爲窮鳥入懷猶當活之况回鶻屢建大

功

謂助收兩京平安史之亂也

今爲鄰國所破部落離散窮無所

歸遠依天子無秋毫犯塞柰何乘其困而擊之宜遣

使者鎮撫運糧食以賜之此漢宣帝所以服呼韓邪

也

呼韓邪事見二十七卷漢宣帝之甘露三年

陳夷行曰此所謂借寇兵

資盜糧也

史記秦李斯之言

不如擊之德裕曰彼吐谷渾等

各有部落見利則銳敏爭進不利則鳥驚魚散各走

巢穴

走音奏

安肯守死爲國家用今天德城兵纔千餘

若戰不利城陷必矣不若以恩義撫而安之必不爲

患縱使侵暴邊境亦須徵諸道大兵討之豈可獨使

天德擊之乎時詔以鴻臚卿張賈爲巡邊使使察回

鶻情偽臚陵如翻邊使疏吏翻 考異曰一品集賜

方圖鎮撫巴命使臣又知堅昆等五族深入陵虐可

汗被害公主及新可汗播越它所持勒等相率遁逃

萬里歸命又曰豈非欲討除外寇匡復本蕃又曰但

緣未知指的難便聽從又曰又慮邊境守臣或懷疑

沮又曰故遣張賈往安撫又曰未還上問德裕曰噶

沒斯等請降可保信乎對曰朝中之人臣不敢保况

敢保數千里外戎狄之心乎然謂之叛將則恐不可

若可汗在國噶沒斯等帥衆而來則於體固不可受

今聞其國敗亂無主將相逃散或奔吐蕃或奔葛邏

祿惟此一支遠依大國觀其表辭危迫懇切豈可謂

之叛將乎降戶江翻朝直况盟沒斯等自去年九月

至天德今年二月始立烏介自無君臣之分分扶願

且詔河東振武嚴兵保境以備之俟其攻犯城鎮然

後以武力驅除或於吐谷渾等部中少有抄掠聽自

讎報亦未可助以官軍先聞之以離其交此在兵法習者不察耳抄楚交翻仍

詔田牟仲平毋得邀功生事常令不失大信懷柔得

宜彼雖戎狄必知感恩辛酉詔田牟約勒將士及雜

虜雜虜即吐谷渾沙陀党項等部落毋得先犯回鶻考異曰舊紀八月烏介遣使

告故可汗死部人推爲可汗今奉公主南投大國時
烏介至塞上噀沒斯與赤心相攻殺赤心率數千帳
近西城田牟以聞烏介又令其相頡干迦斯表借天
德城仍乞糧儲牛羊詔王會李師偃徃宣慰令放公
主人朝賑粟二萬石舊德裕傳曰開成陀回鶻爲黠
夏斯所破部族離散烏介奉大和公主南來會昌二
年二月牙於塞上遣使求助兵糧收復本國權借天
德軍田牟請以沙陀退渾諸部擊之下百寮議議者
多云如牟之奏德裕云云帝以爲然許借米三萬石
伐叛記曰會昌元年二月回鶻遠涉沙漠饑餓尤甚
將金寶於塞上部落博糴糧食邊人貪其財寶生攘
奪之心至其年秋城使田牟監軍韋仲平上表稱退
渾党項與回鶻宿有嫌怨願出本部兵馬驅逐其時
天德城內只有將士一千人職事又居其半上令宰
臣商量德裕面奏云云入月二十四日請賜田牟仲
平詔漢兵及蕃渾不得先犯回鶻語在會要集奏狀
中按舊紀實錄皆采集衆書爲之事

九月戊辰朔詔

前後多差互今從伐叛記一品集

河東振武嚴兵以備之牟布之弟也

田布弘正之子死於史憲誠之

亂

癸巳盧龍軍亂殺節度使史元忠推陳行泰主

留務 李德裕請遣使慰撫回鶻且運糧三萬斛以

賜之上以為疑閏月己亥開延英召宰相議之陳夷

行於候對之所 唐自德宗以後羣臣乞對延英率於

於西上閣門西廊內開便門以通宰臣自閣中赴延

英路宋申錫之得罪也召諸宰相自中書入對延英

屢言資盜糧不可德裕曰今徵兵未集天德孤危儻

不以此糧噉飢虜 噉徒濫翻 且使安靜萬一天德陷沒咎

將誰歸 李德裕之本計是也至於此言特以籍陳夷

城得失也此弊自唐及 夷行至上前遂不敢言上乃

許以穀二萬斛賑之 賑止忍翻 考異曰伐叛記云

降使賜米二萬石尋又烏介至

天德按實錄十一月初猶未知公主所在遣苗縝至
盟沒斯奧訪問月末始云公主遣使言烏介可汗乞
冊命及降使宣慰十二月庚辰制曰公主遣使入朝
已知新立可汗寓居塞下宜令王會慰問仍賑米二
萬斛然則閏九月中烏介未至天德德裕但欲賑盟
沒斯等耳上雖許賜米而未遣使會聞烏介在塞下
因遣王會併賜之二萬斛耳非再賜也伐叛
記終言其事非以閏九月中即降使賜米也 以前

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牛僧孺爲太子太師先

是漢水溢壞襄州民居

先悉薦翻
壞音怪

故李德裕以爲僧

孺罪而廢之

廢之者使居散地也史言李
德裕以私怨而廢牛僧孺

盧龍軍

復亂

復扶又
翻下同

殺陳行泰立牙將張絳

考異曰舊紀
十月幽州雄武

軍使張絳遣軍吏吳仲舒入朝言行泰慘虐請以鎮

軍加討許之是月誅行泰遂以絳知兵馬事二年正

月以絳知留後仍賜各仲武以兩人爲初陳纂遂史

一人誤也今從舊仲武傳伐叛傳實錄

元忠遣監軍廉

廉苦念翻監軍廉
監軍之廉從也

以軍中大將表來

求節鉞李德裕曰河朔事勢臣所熟諳比來朝廷遣

使賜詔常太速

諸烏含翻
比毗至翻

故軍情遂固若置之數月

不問必自生變今請留監軍廉勿遣使以觀之既而

軍中果殺行泰立張絳復求節鉞朝廷亦不問會雄

武軍使張仲武起兵擊絳

雄武軍在薊
州廣漢川

且遣軍吏吳

仲舒奉表詣京師稱絳慘虐請以本軍討之冬十月

仲舒至京師詔宰相問狀仲舒言行泰絳皆遊客故

人心不附仲武幽州舊將

仲武范陽舊將
張光朝之子

性忠義通

書習戎事人心嚮之鄉者張絳初殺行泰召仲武欲

以留務讓之牙中一二百人不可仲武行至昌平絳

復却之今計仲武纔發雄武軍中已逐絳矣李德裕

問雄武士率幾何對曰軍士八百外有土團五百人

團結土人爲兵故謂之土團德裕曰兵少何以立功對曰在得人

心苟人心不從兵三萬何益德裕又問萬一不克如

何對曰幽州糧食皆在媯州及北邊七鎮媯州南至幽州二百九十里東至檀州二百五十里檀州有大王北來萬一未

能入則據居庸關幽州昌平縣軍都陞西北三十五里有納款關即居庸故關亦謂之

軍都關按今居庸關在絕其糧道幽州自困矣李德裕因

燕京之北一百一十里吳仲舒之言因心服張仲武之德裕奏行泰絳皆使

方略矣命掌燕留務豈徒然哉

大將上表脅朝廷邀節鉞故不可與今仲武先自發

兵爲朝廷討亂

爲于僞翻

與之則似有各

德裕旣未敢保張仲武又恐與

其初論河朔事勢者相違故然

乃以仲武知盧龍留後仲武尋克幽

州 上校獵咸陽 十一月李德裕上言今回鶻破

亡大和公主未知所在若不遣使訪問則戎狄必謂

國家降主虜庭本非愛惜旣負公主又傷虜情請遣

通事舍人苗縝齎詔詣唃沒斯

縝止忍翻

令轉達公主兼

可卜嗚沒斯逆順之情從之

上頗好田獵及武戲

武戲謂毬鞠騎射

手搏等好呼到翻 五坊小兒得出入禁中賞賜甚厚

嘗謁郭太后

郭太后妃憲宗於上爲祖母時居興慶宮以養

從容問爲天子

之道

從千容翻

太后勸以納諫上退悉取諫疏閱之多諫

遊獵自是上出畋稍稀五坊無復橫賜

橫下孟翻

癸亥

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鄴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

初黠戛斯既破回鶻得大和公主自謂李陵之後

唐書曰黠戛斯人皆長大赤髮皙面綠瞳以黑髮者爲不祥黑瞳者必曰李陵苗裔也

與唐同

姓遣達干十人奉公主歸之於唐回鶻烏介可汗引

兵邀擊達干盡殺之質公主南度磧

質音致磧七迹翻

屯天

德軍境上

天德軍境北至磧口三百里

公主遣使上表言可汗已立

求冊命烏介又使其相頡干伽斯等上表借振武一

城以居公主可汗

考異曰新傳曰達干奉主來歸烏介怒擊達干殺之南度磧進攻

天德城劉沔屯雲伽闕拒却之按烏介方十二月庚
倚唐爲援豈敢攻天德今從舊紀傳實錄

辰制遣右金吾大將軍王會等慰問回鶻仍賑米二

萬斛又賜烏介可汗敕書諭以宜帥部衆漸復舊疆

帥讀曰率漂寓塞垣殊非良計又云欲借振武一城前代

未有此比比毗至或欲別遷善地求大國聲援亦須

於漠南駐止朕當許公主入覲親問事宜儻須應接

必無所吝

二年春正月以張仲武爲盧龍節度使 朝廷以回

鶻屯天德振武北境以兵部郎中李拭爲巡邊使察

將帥能否拭鄜之子也李鄜見二百四十一卷元和十二年 二月淮

南節度使李紳入朝丁丑以紳爲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判度支 河東節度使苻澈修杷頭烽舊戍以備

回鶻杷頭烽北臨大磧東望雲朔西望振武杷蒲巴翻李德裕奏請增兵鎮

守及修東中二受降城以壯天德形勢從之 右散

騎常侍柳公權素與李德裕善崔珙奏爲集賢學士

判院事立宗開元十三年改麗正修書院爲集賢殿書院五品以上爲學士六品以下爲直學士

宰相一人爲學士知院事常侍一人爲副知院事又

置判院一人押院中使一人元和四年集賢御書院

學士直學士皆用五品如開元故 德裕以恩非已出

事以學士一人年高者判院事 因事左遷公權爲太子詹事此德裕所以不能免明黨之禍也 回

鶻復奏求糧復扶又翻及尋勘吐谷渾党項所掠又借振

武城詔遣內使楊觀賜可汗書諭以城不可借餘當

應接處置

處昌
呂翻

三月李拭巡邊還稱振武節度使劉

沔有威略可任大事時河東節度使苻澈疾病

疾甚
日病

庚申以沔代之以金吾上將軍李忠順爲振武節度

使遣將作少監苗縝冊命烏介可汗使徐行駐於河

東俟可汗位定然後進旣而可汗屢侵擾邊竟縝竟

不行

回鶻嗚沒斯以赤心桀黠難知

黠下
八翻

先告田牟

云赤心謀犯塞乃誘赤心并僕固殺之那頡啜收赤心

之衆七千帳東走

考異曰伐叛記曰赤心宰相欲
謀犯塞嗚沒斯先布誠於田牟然

後誘赤心同謁可汗戮於可汗帳下赤心所領兵馬
遂潰散東去歸投幽州一品集幽州紀聖功碑赤心

怙力負氣潛圖厲階爲愠沒斯所給誘以俱謁可汗
戮於帳下其衆大潰東逼漁陽舊傳曰回鶻相赤心
者與連位相姓僕固者與特那頡啜擁部衆不賓烏
介赤心欲犯塞烏介遣其屬愠沒斯先布誠於田牟
然後誘赤心同謁烏介戮赤心於可汗帳下并僕固
二人那頡啜勝全占赤心下七千帳東瞰振武大同
據室韋黑沙榆林東南入幽州維武軍西北界新傳
曰愠沒斯以赤心姦桀難得要領即密約田牟誘赤
心斬帳下按一品集賜可汗敕書雖云去歲愠沒斯
已至近界今可汗旣立彼又降附然賜可汗書意又
云愠沒斯自本國破之初奔迸先至塞上不隨可汗
公主已是二年是則愠沒斯自有部衆雖遙降烏介
身未嘗往也安得斬赤心僕固於帳下乎且赤心若
不賓烏介又安肯隨愠沒斯同謁烏介乎蓋愠沒斯
自惡赤心桀黠誘至已之帳下而殺之耳今從新傳
又伐叛記愠沒斯殺赤心於烏介至天德下連言之
舊傳亦然新傳在召諸道兵討烏介下按一品集據
回鶻到橫水柵未知是那頡特下爲復是可汗遣來
蓋那頡特下脫勒字即那頡啜也然河東奏回鶻兵
則虜犯橫水在赤心死後故置於此

至橫水

考異曰實錄符澈奏回鶻掠橫水事在正月李拭巡邊前按一品集此狀云宜密詔劉

沔忠順則狀必在李忠順鎮振武之後也蓋澈在太原時奏之沔除河東後德裕方有此奏故置於此

殺掠兵民今退屯釋迦泊東李德裕上言釋迦泊西

距可汗帳三百里

烏介時移帳保錯子山

未知此兵爲那頡所

部爲可汗遣來宜且指此兵云不受可汗指揮擅掠

邊鄙密詔劉沔仲武

仲武張仲武也

先經略此兵如可以討

逐事亦有名摧此一支可汗必自知懼

夏四月庚

辰天德都防禦使田牟奏回鶻侵擾不已不俟朝旨

已出兵三千拒之壬午李德裕奏田牟殊不知兵戎

狄長於野戰短於攻城牟但應堅守以待諸道兵集

今全軍出戰萬一失利城中空虛何以自固望亟遣

中使止之如已交鋒即詔雲朔天德以來羌渾各出

兵奮擊回鶻凡所虜獲並令自取回鶻羈旅二年糧

食乏絕人心易動易以宜詔田牟招誘降者給糧轉

致太原不可留於天德嗚沒斯情偽雖未可知然要

早加官賞考異曰一品集異域歸忠傳序云二年

勅宰相等內附而此四月十八日狀已言嗚沒斯送

欵者蓋嗚沒斯自欲誅赤心之時已送欵於田牟至

二十日乃帥眾至天德耳故其授左金吾大將軍制

云屢獻欵誠布于邊將尋執反虜不遺君親戰其餓
殍之徒魯靡秋毫之犯旋觀所履大節甚明蓋回鶻
亂亡嗚沒斯本與赤心等來歸唐而邊吏疑阻故赤
心等怒欲犯塞而嗚沒斯帥其眾降唐也
縱使不誠
心之眾哀走而嗚沒斯帥其眾降唐也

亦足爲反閒

閒古
莫翻

且欲獎其忠義爲討伐之名令遠

近諸蕃知但責可汗犯順非欲盡滅回鶻石雄善戰

無敵請以爲天德都團練副使佐田牟用兵上皆從

其言初大和中河西党項擾邊文宗召石雄於白州

雄流白州見二百二
十四卷大和三年

隸振武軍爲裨將屢立戰功以

王智興故未甚進擢至是德裕舉用之甲申盟沒斯

帥其國特勒宰相等二千二百餘人來降

一考異曰
品集盟

沒斯特勒等狀五月四日上實錄在五月
丙申蓋據奏到之日也今從歸忠傳序

上信任

李德裕觀軍容使仇士良惡之

惡烏
路翻

會上將受尊號

御丹鳳樓宣赦或告士良宰相與度支議草制減禁

軍衣糧及馬芻粟士良揚言於衆曰如此至日軍士必於樓前誼譁德裕聞之乙酉乞開延英自訴上怒遽遣中使宣諭兩軍赦書初無此事且赦書皆出朕意非由宰相爾安得此言士良乃惶愧稱謝丁亥羣臣上尊號曰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赦天下 五

月戊申遣鴻臚卿張賈安撫唃沒斯等以唃沒斯爲

左金吾大將軍懷化郡王其次酋長官賞有差酋慈由翻

長知賜其部衆米五千斛絹三千匹那頡啜帥其衆

自振武大同東因室韋黑沙南趣雄武軍窺幽州七

翻盧龍節度使張仲武遣其弟仲至將兵三萬迎擊

大破之斬首捕虜不可勝計勝音升悉收降其七千帳

分配諸道那頡啜走烏介可汗獲而殺之考異曰伐叛記曰

仲武招降赤心下潰兵及可汗下部落前後二萬餘

人分配諸道回鶻種族遂至寡弱新舊紀皆無仲武

破回鶻事舊回紇傳曰仲武大破那頡之衆全收七

千帳殺戮收擒老小共九萬人那頡中箭透駝羣潛

脫烏介獲而殺之一品集幽州紀聖功碑曰公前後

受降三萬人特勒二人可汗姊一人大都督外宰相

四人其他裨王騎將不可備載諸書皆時烏介衆雖

不言仲武破那頡啜月日故附於此

衰減尚號十萬駐牙於大同軍北閭門山楊觀自回

鶻還還音旋可汗表求糧食牛羊因楊觀之還而上表且請執送

盟沒斯等詔報以糧食聽自以馬價於振武糴三千

石回鶻自肅代以來以馬與中國互市隨其直而償其價牛稼穡之資中國禁

石

石

人屠宰羊中國所鮮

鮮息淺翻

出於北邊雜虜國家未嘗

科調

調徒弔翻

盟沒斯自本國初破先投塞下不隨可汗

已及二年慮彼猜嫌

彼謂烏介

窮迫歸命前可汗正以猜

虐無親致內離外叛今可汗失地遠客尤宜深矯前

非若復骨肉相殘

復扶又翻下同

則可汗左右信臣誰敢自

保朕務在兼愛已受其降

謂受盟沒斯降也

於可汗不失恩

慈於朝廷免虧信義豈不兩全事體深叶良圖

盟

沒斯入朝六月甲申以盟沒斯所部爲歸義軍以盟

沒斯爲左金吾大將軍充軍使

門下侍郎同平章

事陳夷行罷爲左僕射秋七月以尚書右丞李讓夷

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嵐州人田滿川據州城作

亂劉沔討誅之

嗚沒斯請置家太原與諸弟竭力

扞邊詔劉沔存撫其家烏介可汗復遣其相上表借

兵助復國又借天德城詔不許初可汗往來天德振

武之間剽掠羌渾

剽正 妙翻

又屯杷頭烽北

宋白曰杷頭 烽在朔川

朝廷屢遣使諭之使還漠南可汗不奉詔李德裕以

爲那頡啜屯於山北烏介恐其與奚契丹連謀邀遮

故不敢遠離塞下

離勃 智翻

望敕張仲武諭奚契丹與回

鶻共滅那頡啜使得北還及那頡啜死可汗猶不去

議者又以爲回鶻待馬價詔盡以馬價給之又不去

八月可汗帥衆過杷頭烽南突入大同川驅掠河東

雜虜牛馬數萬轉鬪至雲州城門宋白曰雲州古平城之地北至長城

三百里即蕃界今大元大同府治大同縣領雲中白登二縣又有雲內州領柔服蠻川二縣刺史

張獻節閉城自守吐谷渾党項皆挈家入山避之庚

午詔發陳許徐汝襄陽等兵屯太原及振武天德俟

來春驅逐回鶻考異曰實錄六月回鶻寇雲州劉

為回鶻所敗七月又云烏介過天德至杷頭烽突入

大同川驅太原部落牛馬數萬轉戰至雲州新紀正

月回鶻寇橫水柵略天德振武軍三月回鶻寇雲朔

六月劉沔及回鶻戰于雲州敗績按一品集奏回鶻
事宜狀臣等見楊觀說緣回鶻赤心下兵馬多散在
山北恐與奚契丹室韋同邀截可汗所以未敢遠去
今因賜仲武詔令諭以朝旨緣回鶻曾有忠効又因
殘破歸附國家朝廷事體須有存恤今奚契丹等與

其同力討除赤心下散卒遣可汗漸出漢界免有滯
留此狀雖無月日約湏在楊觀自回鶻還赤心死那
頡頏未敗前也又賜可汗書云一昨數使却回皆言
可汗只待馬價及令交付之次又聞所止屢遷則是
可汗邀求馬價而朝廷於此盡以給之也又七月十
九日狀云望賜可汗書得嗚沒斯表稱在本國之時
各有本分馬其馬價絹並合落下請充進奉以可汗
本國殘破久在邊陲此已量與嗚沒斯優當其嗚沒
斯以下本分馬價絹便賜可汗然則給其馬價必在
七月十九日前當是時回鶻必未寇雲州敗劉沔突
入大同川掠太原牛馬故朝廷曲徇所求欲其早離
塞下北去尚未有攻討之意也又實錄八月壬戌朔
李德裕奏請遣石雄斫營取公主擒可汗戊辰又奏
斫營事令且住辛未詔發陳許徐汝襄陽兵屯太原
振武天德救援按一品集德裕論討襲回紇狀云臣
頻奉聖旨緣回鶻漸逼杞頭烽早湏討襲臣比知戎
虜不解攻城只知馬上馳突臣料必無遊奕伏道又
不會斫營儻令石雄以義武馬軍兼退渾馬騎精選
步卒以爲羽翼銜枝夜襲必易成功狀無月日實錄
據七日狀云今月一日所商量石雄斫營事望且令

住故置之朔日耳此時猶云漸逼把頭烽則是尚未
知過把頭烽南也又八月七日論回鶻事宜狀云回
鶻自至把頭烽北已是數旬奏報寂然更無侵軼察
其情狀只與在天德振武界首不殊臣等今月一日
所商量石雄斫營事望且令住更審候事勢據此狀
意則是殊未知可汗深入犯雲州也又八月十日請
發陳許等兵狀云臣等昨日已於延英面奏請太原
振武天德各加兵備請更徵發陳許徐汝襄陽等兵
至河水合時深慮可汗突出過河兼與吐蕃連結則
爲患不細深要防虞其所徵諸道兵恐不可停須令
及冰未合各到所在然則回鶻突入大同川犯雲州
必在八月初一日七日猶未知九日始奏到故議
發兵守備驅逐實錄

新紀皆誤今從舊紀
丁丑賜噶沒斯與其弟阿歷支

習勿啜烏羅思皆姓李氏名思忠思貞思義思禮

斯曰思忠阿歷支曰思貞習勿啜曰思義烏羅思曰
思禮 考異曰舊紀六月噶沒斯等至京師制以噶
沒斯充歸義軍使賜姓名李思忠以回鶻宰相受邪
勿爲歸義軍副使賜姓名李弘順舊回鶻傳曰二年

冬三年春回鶻七部共三萬衆相次降於幽州詔配
諸道有嗚沒斯受邪勿等諸部降振武皆賜姓李氏
及名思忠思貞
思義今從實錄 國相愛邪勿姓愛名弘順仍以弘順

爲歸義軍副使上遣回鶻石戒直還其國賜可汗書

考異曰舊紀此詔在劉沔張仲武爲招討使下按
一品集八月十八日狀兩日來臣等竊聞外議云石
誠直久在京城事無巨細靡不諳悉昨緣收入鴻臚
懼朝廷處置因求奉使意在脫身又云石誠直先有
兩男逃走必是已入回鶻料其此去豈肯盡心伏望
速詔劉沔所在勒廻然則遣石誠直賜可汗書必在
此狀之前未知後
來果曾勒回否也 諭以自彼國爲紇吃斯所破黠憂
名紇吃斯蓋
語音相近 來投邊境撫納無所不至今可汗尚此
近塞近其未議還蕃或侵掠雲朔等州或鈔擊羌渾
諸部鈔楚遙揣深意似恃姻好之情謂質大和公主
交翻以邀中國揣初

委翻好每觀蹤由實懷馳突之計中外將相咸請誅

呼到翻翦朕情深屈已未忍幸災可汗宜速擇良圖無貽後

悔上又命李德裕代劉沔荅回鶻相頡干迦斯書以

爲回鶻遠來依投當效呼韓邪遣子入侍身自入朝

呼韓邪事見漢宣帝紀及今太和公主入謁大皇太后求哀乞

憐則我之救卹無所愧懷言無所愧於懷也而乃睥睨邊城

桀驁自若睥匹詣翻睨研計翻驚五到翻邀求過望如在本蕃又深

入邊境侵暴不已求援繼好好好呼到翻豈宜如是來書又

云胡人易動難安若令忿怒不可復制復扶又翻下同回鶻

爲紇吃斯所破舉國將相遺骸棄於草莽累代可汗墳

墓隔在天涯回鶻忿怒之心不施於彼

彼謂紇吃斯

而蔑

弃仁義逞志中華天地神祇豈容如此昔郅支不事

大漢竟自夷滅

事見漢宣帝元帝紀

往事之戒得不在懷戊子

李德裕等上言若如前詔河東等三道嚴兵守備

道

河東靈龍振武也

俟來春驅逐乘回鶻人困馬羸之時

言既倫爲翻

又官軍免盛寒之苦則幽州兵宜令止屯本道以俟

詔命若慮河水既合回鶻復有馳突須早驅逐則當

及天時未寒決策於數月之間以河朔兵益河東兵

必令收功於兩月之內今聞外議紛紜互有異同儻

不一詢羣情終爲浮辭所撓

撓奴教翻又奴巧翻

望令公卿集

議詔從之時議者多以為宜俟來春九月以劉沔兼

招撫回鶻使如須驅逐其諸道行營兵權令指揮以

張仲武為東面招撫回鶻使其當道行營兵及奚契

丹室韋等並自指揮以李思忠為河西党項都將回

鶻西南面招討使此河西謂北河之西皆會軍于太原令沔屯

鴈門關鴈門關在代州鴈門縣即陞嶺關初奚契丹羈屬回鶻各有

監使歲督其貢賦且訶唐事監古街翻使疏吏翻訶火迥翻又翽正翻張

仲武遣牙將石公緒統二部盡殺回鶻監使等八百

餘人仲武破那頡啜得室韋酋長妻子酋慈由翻長知丈翻室

韋以金帛羊馬贖之仲武不受曰但殺監使則歸之

癸卯李德裕等奏河東奏事官孫儔適至云回鶻移

營近南四十里近其劉沔以為此必契丹不與之同

恐為其掩襲故也據此事勢正堪驅除臣等問孫儔

若與幽州合勢迫逐回鶻更須益幾兵儔言不須多

益兵唯大同兵少得易定千人助之足矣上皆從之

詔河東幽州振武天德各出大兵移營稍前以迫回

鶻 上聞太子少傅白居易名欲相之易以鼓翻以

問李德裕德裕素惡居易惡烏路翻乃言居易衰病不任

朝謁任音王其從父弟左司員外郎敏中辭學不減居

易且有器識甲辰以敏中為翰林學士為敏中排德裕張本

李思忠請與契苾沙陀吐谷渾六千騎合勢擊回鶻

乙巳以銀州刺史何清朝蔚州刺史契苾通分將河

東蕃兵詣振武受李思忠指揮通何力之五世孫契

種帳大和中附於振武契苾何力太宗時來朝遂留宿衛蔚紆勿翻契欺訖翻冬十月丁

卯立皇子峴爲益王岐爲兗王 黠戛斯遣將軍踏

布合祖等至天德軍言先遣都呂施合等奉公主歸

之大唐至今無聲問不知得達或爲奸人所隔今出

兵求索索山客翻上天入地期於必得索山客翻上時掌翻又言將

徙就合羅川居回鶻故國回鶻舊居薛延陀北娑陵水上長安七千里開元

中破突厥徙牙烏德韃山昆河之間南距漢高闕塞一千七百里兼已得安西北庭

達靺等五部落

李心傳曰達靺之先與女真同種其遺人並入勃海惟黑水完疆及勃海盛靺鞨皆從屬後爲奚契丹所攻部族分散其居混同江之上者曰女真乃黑水遺種也其居陰山者自號爲靺鞨靺鞨之人皆勇悍善戰其近漢地者謂之熟靺鞨靺鞨尚能種秫稌以平底瓦釜煮而食之其遠者謂之生靺鞨以射獵爲生無器甲矢貫骨鏃而已余謂李心傳蜀人也安能知直北事

十一月辛卯朔昭義節度使

劉從諫上言請出部兵五千討回鶻詔不許上遣

使賜大和公主冬衣命李德裕爲書賜公主略曰先

朝割愛降婚義寧家國謂回鶻必能禦侮安靜塞垣

今回鶻所爲甚不循理每馬首南向姑得不畏高祖

太宗之威靈欲侵擾邊疆豈不思太皇太后之慈愛

爲其國母足得指揮若回鶻不能稟命則是弃絕姻

好今日已後不得以姑爲詞

大和公主憲宗女也於上爲姑

上幸

涇陽校獵乙卯諫議大夫高少逸鄭朗於閣中諫曰

陛下比來遊獵稍頻

比毗志翻

出城太遠侵星夜歸萬機

曠廢上改容謝之少逸等出上謂宰相曰本置諫官

使之論事朕欲時時聞之宰相皆賀己未以少逸爲

給事中朗爲左諫議大夫

劉沔張仲武固稱盛寒

未可進兵請待歲首

唐以建寅之月爲歲首欲待來春進兵

李忠順獨

請與李思忠俱進十二月丙寅李德裕奏請遣思忠

進屯保大柵從之

丁卯吐蕃遣其臣論普熱來告

達磨贊普之喪

會要會昌二年贊普卒至十一月遣論贊等來告喪考異曰實錄丁卯

吐蕃贊普卒遣使告喪廢朝三日贊普立僅三十餘年有心疾不知國事委政大臣焉命將作少監李景為弔祭使據補國史彛泰卒後又有達磨贊普此年卒者達磨也文宗實錄不書彛泰贊普卒舊傳及續會要亦皆無達磨新書據補國史疑文宗實錄闕略故它書皆因而誤彛泰以元和十一年立至此二十七年然開成三年已卒達磨立至此五年而實錄云僅三十年亦是誤以達磨為彛泰也

少監李璟為弔祭使

劉沔奏移軍雲州

李忠順

奏擊回鶻破之

丙戌立皇子嶧為德王嗟為昌王

嶧音亦嗟才何翻

初吐蕃達磨贊普有佞幸之臣以為相

達磨卒無子佞相立其妃絀氏兄尚延力之子乞離

胡為贊普

絀丑翻纔三歲佞相與妃共制國事吐蕃老

臣數十人皆不得預政事首相結都那見乞離胡不

拜曰贊普宗族甚多而立絀氏子國人誰服其令鬼

神誰饗其祀國必亡矣比年災異之多乃爲此也此

至翻爲老夫無權不得正其亂以報先贊普之德有

死而已拔刀斃面慟哭而出佞相殺之滅其族國人

憤怒又不遣使詣唐求冊立洛門川討擊使論恐熱

洛門川在渭州隴西縣東南漢來欽破隗純於洛門

即此考異曰補國史曰恐熱姓末名農力吐蕃國

法不呼本姓但王族則曰論官族則曰尚其性悍忍

中字即蕃號也熱者劍皆言之如中華呼即多詭謀乃屬其徒告之曰屬之欲翻聚賊捨國族立

絀氏專害忠良以脅衆臣且無大唐冊命何名贊普

吾當與汝屬舉義兵入誅紕妃及用事者以正國家

天道助順功無不成遂說三部落得萬騎

三部落吐蕃種落之

分居河隴者或云吐渾党項盟末說式芮翻

是歲與青海節度使同盟舉

兵自稱國相至渭州遇國相尚思羅屯薄寒山恐熱

擊之思羅奔輜重西奔松州

王涯曰從龍州青川鎮入吐蕃界直抵故松州

之城是吐蕃舊置節度之所

恐熱遂屠渭州思羅發蘇毗吐谷渾

羊同等兵合八萬保洮水焚橋拒之

洮土刀翻恐熱至隔

水語蘇毗等曰

語牛侶翻

賊臣亂國天遣我來誅之汝曹

柰何助逆我今已爲宰相國內兵我皆得制之汝不

從將滅汝部落蘇毗等疑不戰恐熱引驍騎涉水蘇

毗等皆降思羅西走追獲殺之恐熱盡併其衆合十
餘萬自渭川至松州所過殘滅尸相枕藉

枕職任翻
藉慈夜翻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高崇禧宮上柱國河
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胤紫盒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六十三

起昭陽大淵獻盡闕逢
困敵七月凡一年有奇

武宗至道昭肅孝皇帝中

會昌三年春正月回鶻烏介可汗帥衆侵逼振武劉
沔遣麟州刺史石雄都知兵馬使王逢帥沙陀朱邪
赤心三部及契苾拓跋三千騎襲其牙帳

拓跋即党項部落也

帥讀曰率契欺訖翻 考異曰舊回鶻傳云豐州刺

史石雄後唐獻祖紀年錄云石州刺史石雄按是時

田牟為豐州刺 史今從實錄 沔自以大軍繼之雄至振武登城望

回鶻之眾寡見羶車數十乘 旣車以旣為車

從者皆 旣車以旣為車 旣車以旣為車

衣朱碧類華人 旣翻華人謂中國人也 使諜問之

曰公主帳也雄使諜告之曰 諜達協 公主至此家也

當求歸路今將出兵擊可汗請公主潛與侍從相保

駐車勿動雄乃鑿城為十餘穴引兵夜出直攻可汗

牙帳至其帳下虜乃覺之可汗大驚不知所為棄輜

重走 重直雄 追擊之庚子大破回鶻於殺胡山 殺胡

山 黑可汗被瘡與數百騎遁去雄迎大和公主以歸 考

山 黑可汗被瘡與數百騎遁去雄迎大和公主以歸 考

山 黑可汗被瘡與數百騎遁去雄迎大和公主以歸 考

山 黑可汗被瘡與數百騎遁去雄迎大和公主以歸 考

山 黑可汗被瘡與數百騎遁去雄迎大和公主以歸 考

山 黑可汗被瘡與數百騎遁去雄迎大和公主以歸 考

山 黑可汗被瘡與數百騎遁去雄迎大和公主以歸 考

山 黑可汗被瘡與數百騎遁去雄迎大和公主以歸 考

山 黑可汗被瘡與數百騎遁去雄迎大和公主以歸 考

山 黑可汗被瘡與數百騎遁去雄迎大和公主以歸 考

異曰舊石雄傳曰三年回鶻大畧雲朔劉沔以太原
之師屯於雲州沔謂雄曰國家以公主之故不欲急
攻我輩捍邊但能除患專之可也雄受教自選勁騎
得沙陁部落兼契苾拓跋雜虜夜發馬邑徑趨烏介
之牙時虜帳逼振武雄既入城登堞視其衆寡見氈
車數十云云遂迎公主還太原回鶻傳烏介去幽州
八十里下營是夜河東劉沔帥兵奄至烏介驚走東
北依和解室韋下營不及將大和公主同走石雄兵
遇公主帳因迎歸國後唐獻祖紀年錄曰沔表帝爲
前鋒回鶻可汗樹牙於殺胡山帝與石雄銜枚夜進
圍其牙帳烏介可汗輕騎而遁帝於牙帳謁見大和
公主奉而歸國按一品集會昌二年十月十七日狀
訪聞劉沔頗練邊事唯臨機決策不免遲疑深恐過
爲慎重漸失事機望賜劉沔沔詔比緣回鶻未爲侵擾
且務綏懷今旣殺戮邊人驅劫牛馬頻已有詔速令
驅除自度便宜臨機應變不得過懷疑慮皆待朝廷
指揮旣假以使名令爲諸軍節制邊境之事皆以責
成向後或要移營進軍一切自取機便不必皆候進
止實錄戊寅詔劉沔云云如前據德裕此狀則沔豈
敢不俟詔旨擅遣石雄襲擊可汗牙帳况已有不煩

聞奏之詔也舊德裕傳德裕曰把頭烽比便是沙磧波中野戰須用騎兵若以步卒敵之理難必勝今烏介所恃者公主如令勇將出騎奪得公主虜自敗矣上然之即令德裕草制處分伐叛記曰上問討襲之計德裕奏若以步兵與回鶻野戰必無勝理回鶻常質公主同行臣思得一計料回鶻必未知有斫營石雄驍勇無敵若令揀蕃渾及漢兵銳卒銜枚夜進必取得公主兼可汗可擒上從之遂令石雄領蕃渾及漢兵夜進回鶻果無遊奕伏道直至帳幕方覺遂取得公主惟可汗輕騎而遁按德裕尋自請駐斫營事而石雄於城上見公主牙帳迎得之非因德裕之策今不取

二萬餘人丙午劉沔捷奏至李思忠入朝自以回

鶻降將懼邊將猜忌降戶江翻乞并弟思貞等及愛

弘順皆歸闕庭庚戌以石雄爲豐州都防禦使賞破

回鶻之功也烏介可汗走保黑車子族胡嶠曰轄曼之比單于突厥又

北黑車子善作車帳其人知孝義地貧無所產詳考
新舊書黑車子即室韋之一種按是時賜黠戛斯話

云黑車子去漢界一千餘里考異曰舊回鶻傳云

烏介驚走東北約四百里外依和解室韋下營嫁妹

與室韋依附之今從伐叛記實錄新傳舊張仲武傳

又云烏介既敗乃依康居求活盡徒餘種寄託黑車

子蓋以李德裕紀聖功碑云烏介并丁令以圖安依

康居而求活盡徒餘種屈意黑車彼所謂康居用邗

支故事耳致此誤也其潰兵多詣幽州降 二月庚申朔日有

食之 詔停歸義軍置歸義軍見以其士卒分隸諸

道為騎兵優給糧賜 辛未黠戛斯遣使者注吾合

索獻名馬二新書曰注吾虜姓也合言猛素者左也

謂武猛善左射者索作素宋白曰索上

聲 詔太僕卿趙蕃飲勞之欽於禁翻甲戌上引對班

在勃海使之上上欲令趙蕃就頡戛斯求安西北庭

李德裕等上言安西去京師七千餘里北庭五千餘

里借使得之當復置都護復扶以唐兵萬人戍之不

知此兵於何處追發饋運從何道得通此乃用實費

以易虛名非計也考異曰德裕傳曰三年二月趙蕃奏黠戛斯攻安西北庭都護府

宜出師影援德裕奏辭與此同獻替記曰三年二月十一日延英德裕奏九日奉宣令臣等向趙蕃說於

黠戛斯颺邀求安西北庭深恐不可其下辭亦與此同按實錄辛未注吾合索始至命趙蕃飲勞之丙子

中書門下奏九日奉宣其辭亦與獻替記同不知宋據何書得此辛未及丙子日也今且没其日繫於注

吾合索入對上乃止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珙罷

之下以傳疑為右僕射 黠戛斯求冊命李德裕奏宜與之結歡

令自將兵求殺使者罪人黠戛斯遣使者送大和公主為回鶻所殺事見上卷

上及討黑車子，上恐加可汗之名，即不脩臣禮。踵回

鶻故事，求歲遺及賣馬。

遺唯季翻下同

猶豫未決，德裕奏黠

憂斯已，自稱可汗，今欲藉其力，恐不可吝。此名曰鶻

有平安史之功，故歲賜綃二萬匹，且與之和市黠

斯未嘗有功於中國，豈敢遽求賂遺乎？若慮其不臣

當與之約，必如回鶻稱臣，乃行冊命。又當叙同姓以

親之，使執子孫之禮，上從之。

庚寅，大和公主至京。

師改封安定大長公主。

大和公主以長慶元年嫁回鶻至此得還安定新書作定

安長知

詔宰相帥百官迎謁於章敬寺前。

帥讀

公主

詣光順門去，盛服脫簪珥，謝回鶻，負恩和蕃無狀之

罪

唐公主入蕃者謂之和蕃公主今大和公主以回鶻犯邊故自謝和蕃無狀去恙呂翻

上遣

中使慰諭然後入宮陽安等六公主不來慰問安定

公主各罰俸物及封綰

陽安公主順宗之女宋白日不至者陽安宣城真寧義寧

臨真真源義昌六公主

賜魏博節度使何重順名弘敬

三

月以太僕卿趙蕃爲安撫黠戛斯使上命李德裕草

賜黠戛斯可汗書諭以貞觀二十一年黠戛斯先君

身自入朝

二十一年當作二十二年

授左屯衛將軍堅昆都督迄

于天寶朝貢不絕比爲回鶻所隔

比毗至翻

回鶻凌虐諸

蕃可汗能復讎雪怨茂功壯節近古無儔今回鶻殘

兵不滿千人散投山谷可汗旣與爲怨須盡殲夷

子殲

廉翻也。儻留餘燼必生後患。又聞可汗受氏之源與我

同族。

孔穎達曰：天子賜姓，賜氏。諸侯但得賜氏，不得賜姓。降於天子也。故隱八年左傳云：無駭卒，公

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昨

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官有出功

則有官，族邑亦如之。以此言之，天子因諸侯先祖所

生，賜之曰姓。杜預注云：若舜生嫡，汭賜姓曰嫡。封舜

之後，於陳以所封之土命爲氏。舜後姓嫡，而氏曰陳。

故鄭駁異義云：炎帝姓姜，太皞之所賜也。黃帝姓姬。

炎帝之所賜也。故堯賜伯夷姓曰姜，賜禹姓曰姒。賜

契姓曰子，賜稷姓曰姬。著在書傳如鄭此言是天子

賜姓也。諸侯賜卿大夫以氏，若同姓公之子曰公子。

公之子曰公孫，公孫之子其親已遠，不得上達於

公。故以王父字爲氏。若適夫人之子，則以五十字伯

仲爲氏。若魯之仲孫季孫是也。若庶子，妾子，則以二

十字爲氏。若臧氏、展氏是也。若異姓，則以父祖官及

所食之邑爲氏。以官爲氏者，則司馬、司城是也。以邑

爲氏者，若韓、趙、魏是也。凡賜氏族者，此爲卿。乃賜有

大功者，生賜以族。若叔孫，得臣是也。雖公子之身有

大功德則以公子之字賜以爲族若襄仲遂是也其無功德死後乃賜族若無駭是也若子孫若爲卿其君不賜族自以王父字爲族也氏族對之爲別散則通也故左傳問族於衆仲下云公命以字爲展氏是也其姓與氏散亦得通故春秋有

姜氏子氏姜子皆姓而云氏是也

國家承北平太守

之後可汗乃都尉苗裔

北平太守謂李廣都尉謂李陵

以此合族尊

卑可知今欲冊命可汗特加美號緣未知可汗之意

且遣諭懷待趙蕃回日別命使展禮自回鶻至塞上

及黠戛斯入貢每有詔敕上多命德裕草之德裕請

委翰林學士上曰學士不能盡人意須卿自爲之

劉沔奏歸義軍回鶻三千餘人及酋長四十三人準

詔分隸諸道皆大呼連營據滹沱河

酋慈由翻長知文翻呼火故翻

章懷太子後漢書

注曰山海經注云大戲之山潯沱

之水出焉在今代

州繁峙縣東流入定州深澤縣界

九域志忻代二州

注皆有潯沱水

者前後三萬餘人

皆散隸諸道 李德裕追論維州

悉怛謀事

事見二百四十四卷文宗大和五年云維州據高山絕頂三

面臨江在戎虜平

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初河隴

並沒唯此獨存吐蕃

潛以婦人嫁此州門者二十年

後兩男長成

長知兩翻竊開壘門引兵夜入遂爲所陷號

曰無憂城從此得

併力於西邊更無虞於南路

并力於西

邊謂吐蕃并力以攻岷隴邠涇靈夏也無虞於南路謂

西川在吐蕃之南也自長安言之西川亦在劍關之

南若吐蕃寇蜀則南路自

維茂入北路自

州入 憑陵近甸盱食累朝

朝直

遙翻

肝古
案翻

貞元中韋臯欲經畧河湟須此城爲始萬旅盡

銳急攻數年雖擒論莽熱而還

還從宣翻
又如字

城堅卒不

可克

見二百三十六卷德宗貞元十七十八年卒子恤翻

臣初到西蜀外揚國

威中緝邊備其維州熟臣信令空壁來歸臣始受其

降南蠻震懾山西八國皆願內屬其吐蕃合水樓雞

等城

翼州有合江守捉城與樓雞城本皆唐地沒於吐蕃

既失險阨自須抽歸

可減八處鎮兵坐收千餘里舊地且維州未降前一

年吐蕃猶圍魯州

魯州河曲六胡州之一也在宥州西界

豈顧盟約臣

受降之初指天爲誓面許奏聞各加酬賞當時不與

臣者望風疾臣詔臣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臣寧

忍以三百餘人命棄信偷安累表陳論乞垂矜捨

詔嚴切竟令執還體備三木輿於竹畚畚布及將就

路寃叫嗚嗚將吏對臣無不墮涕其部送者更爲蕃

帥譏謂云旣已降彼此言吐蕃謂中國何用送來復

以此降人戮於漢境之上復持恣行殘忍用固攜離

謂戎蠻有攜離內向之心者畏吐蕃屠戮之慘不敢復懷反側以威虐固制之至乃擲其嬰

孩承以捨棄絕忠款之路快兇虐之情從古已來未

有此事雖時更一紀更工衡翻十二年爲一紀大和五年悉怛謀死至是年適十二

年謂千載一遇之而運屬千年運也屬之欲翻乞追獎忠竟各加褒

贈詔贈悉怛謀右衛將軍 臣光曰論者多疑維州

之取捨不能決牛李之是非臣以爲昔荀吳圍鼓鼓

人或請以城叛吳弗許曰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

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

惡烏路翻好呼到翻下同

吾不可以欲城

而邇姦使鼓人殺叛者而繕守備

見春秋左氏傳

是時唐新

與吐蕃修好而納其維州以利言之則維州小而信

大以害言之則維州緩而關中急然則爲唐計者宜

何先乎悉怛謀在唐則爲向化在吐蕃不免爲叛臣

其受誅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

者義也匹夫徇利而忘義猶恥之况天子乎譬如鄰

人有牛逸而入於家或勸其兄歸之或勸其弟攘之

勸歸者曰攘之不義也且致訟勸攘者曰彼嘗攘吾

羊矣何義之拘牛大畜也

畜許救翻

鬻之可以富家以是

觀之牛李之是非端可見矣

元祐之初棄米脂等四寨以與西夏蓋當時國

論大指如此

夏四月辛未李德裕乞退就閑局上曰卿

每辭位使我旬日不得所

不得所猶言不安其所也

今大事皆未

就卿豈得求去

初昭義節度使劉從諫累表言仇

士良罪惡

見二百四十五卷文宗大和八年

士良亦言從諫窺伺朝

廷

同相

及上即位從諫有馬高九尺獻之上不受

禮

馬入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驂六尺以上爲馬馬高九尺蓋稀有也高古報翻

從諫以爲

士良所爲怒殺其馬由是與朝廷相猜恨遂招納亡

命繕完兵械鄰境皆潛爲之備從諫權馬牧及商旅

歲入錢五萬緡

權古岳翻

又賣鐵煮鹽亦數萬緡大商皆

假以牙職

牙職牙前將校之職

使通好諸道因爲販易商人倚

從諫勢所至多陵轢將吏諸道皆惡之

好呼到翻轢郎狄翻惡烏

路從諫疾病謂妻裴氏曰吾以忠直事朝廷而朝廷

不明我志諸道皆不我與我死他人主此軍則吾家

無炊火矣乃與幕客張谷陳揚庭謀效河北諸鎮以

弟右驍衛將軍從素之子稹爲牙內都知兵馬使從

子匡周爲中軍兵馬使

稹止忍翻錄作莊周今從一品集

孔目

官王協爲押牙親事兵馬使以奴李士貴爲使宅十

將兵馬使劉守義劉守忠董可武崔玄度分將牙兵

谷鄆州人

鄆音運

揚庭洪州人也從諫尋薨積秘不發

喪王協爲積謀曰

爲于偽翻

正當如寶曆年樣爲之

敬宗寶歷

元年劉悟死從諫得襲事見二百四十三卷

不出百日旌節自至但嚴奉

監軍厚遺敕使

遺唯季翻

四境勿出兵城中暗爲備而已

使押牙姜峯奏求國醫上遣中使解朝政以醫問疾

峯音翻解戶買翻姓也

積又逼監軍崔士康奏稱從諫疾病請

命其子積爲留後上遣供奉官薛士幹往諭指云恐

從諫疾未平宜且就東都療之俟稍瘳別有任使仍

遣積入朝必厚加官爵

供奉官亦宦者也

上以澤潞事謀於

宰相宰相多以爲回鶻餘燼未滅邊境猶須警備復

討澤潞

復扶又翻

國力不支請以劉稹權知軍事諫官及

羣臣上言者亦然李德裕獨曰澤潞事體與河朔三

鎮不同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是故累朝以來置

之度外澤潞近處心腹

處昌呂翻

一軍素稱忠義嘗破走

朱滔擒盧從史

走朱滔見二百三十一卷德宗貞元元年擒盧從史見二百二十八卷憲

宗元和三年

頃時多用儒臣爲帥

帥所類翻

如李抱真成立此

軍

見二百二十三卷代宗永泰元年

德宗猶不許承襲使李絳護喪

歸東都

見二百三十五卷貞元十年

敬宗不恤國務宰相又無遠

略劉悟之死因循以授從諫從諫跋扈難制累上表

迫脅朝廷

事見文宗紀

今垂死之際復以兵權擅付豎子

朝廷若又因而授之則四方諸鎮誰不思效其所爲

天子威令不復行矣

復扶又翻

上曰卿以何術制之果可

克否對曰稹所恃者河朔三鎮但得鎮魏不與之同

則稹無能爲也若遣重臣往諭王元逵何弘敬

王元逵鎮

帥何弘敬魏帥也

以河朔自艱難以來列聖許其傳襲已成

故事與澤潞不同今朝廷將加兵澤潞不欲更出禁

軍至山東其山東三州隸昭義者委兩鎮攻之

山東三州

謂邢洛磁也

兼令徧諭將士以賊平之日厚加官賞苟兩

鎮聽命不從旁沮撓官軍

沮在呂翻撓奴教翻又奴乃翻

則稹必成

擒矣上喜曰吾與德裕同之保無後悔遂決意討稹

考異曰按舊紀傳及實錄所載德裕之語皆出於

伐叛記伐叛記繫於四月劉從諫始亡之時至此君

相誅討之意已決百官集議及宰臣再議皆

備禮耳德裕之言當在事初實錄置此誤也

羣臣言

者不復入矣

復扶又

上命德裕草詔賜成德節度使

王元逵魏博節度使何弘敬其略曰澤潞一鎮與卿

事體不同勿爲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

古語云輔車相依車

尺遮但能顯立功效自然福及後昆丁丑上臨朝稱

翻其語要切曰當如此直告之是也又賜張仲武詔以

回鶻餘燼未滅塞上多虞專委卿禦侮

以烏介可汗尚在黑車子

也

元逵弘敬得詔悚息聽命解朝政至上黨

考異曰實錄

也

云時從諫死二十日矣按姜崧等云自四月六日後
不見本使而辛巳爲從諫輟朝自六日至辛巳纔十
入日耳實錄自
相違今不取 劉稹見朝政曰相公危困不任拜詔

任音

朝政欲突入兵馬使劉武德董可武躡簾而立

朝政恐有他變遽走出稹贈賚直數千緡賚徐復遣

牙將梁叔文入謝薛士幹入境俱不問從諫之疾直

爲已知其死之意都押牙郭誼等乃大出軍至龍泉

驛迎候敕使請用河朔事體又見監軍言之崔士康

懦怯不敢違於是將吏扶稹出見士衆發喪士幹竟

不得入牙門稹亦不受敕命詎兗州人也解朝政復

命上怒杖之配恭陵囚姜崧梁叔文辛巳始爲從諫

輟朝爲下贈太傅詔劉稹護喪歸東都又召見劉從

素令以書諭稹今父以書諭其子也從素時在稹不

從丁亥以忠武節度使王茂元爲河陽節度使邠寧

節度使王宰爲忠武節度使茂元栖霞之子宰智興

之子也王栖霞見二百三十卷德宗興元元年黃州

刺史杜牧上李德裕書自言嘗問淮西將董重質以

三州之衆四歲不破之由重質以爲由朝廷徵兵太

雜客軍數少旣不能自成一軍事須帖付地主勢羸

力弱心志不一多致敗亡故初戰二年戰則必勝是

多殺客軍及二年已後客軍殫少止與陳許河陽全

軍相搏

陳許謂李光顏之兵
河陽謂烏重胤之兵縱使唐州兵不能因虛

取城

唐州謂李愬之兵

蔡州事力亦不支矣其時朝廷若使

鄂州壽州唐州只保境不用進戰但用陳許鄭滑兩

道全軍帖以宣潤弩手令其守隘即不出一歲無蔡

州矣今者上黨之叛復與淮西不同

復扶又翻

淮西爲寇

僅五十歲其人味爲寇之腴見爲寇之利風俗益固

氣燄已成自以爲天下之兵莫與我敵根深源闊取

之固難夫上黨則不然自安史南下不甚附隸

肅宗時蔡

希德攻上黨不能克

建中之後每奮忠義是以鄆公抱真能窘

田悅走朱滔

鄆五楷翻李抱真封鄆公窘田悅見常二百一十七卷德宗建中二年三年

以孤窮寒苦之軍橫折河朔彊梁之衆折之舌翻以此證

驗人心忠赤習尚專一可以盡見劉悟卒從諫求繼

與扶同者只鄆州隨來中軍二千耳扶同猶今俗言扶合也劉悟自

鄆帥滑自滑徙路鄆兵二千實從之唐末所謂元從也值寶歷多故因以授之

今纔二十餘歲按寶歷元年以昭義節授劉從諫至是年纔十九年風俗未改

故老尚存雖欲劫之必不用命今成德魏博雖盡節

效順亦不過圍一城攻一堡係纍釋老而已纍倫追翻釋直

二翻若使河陽萬人為壘窒天井之口天井關在澤州晉城縣南亦各

太行關關南有天井泉三所故名杜牧此說欲杜路人之南窺懷洛也高壁深塹勿與

之戰只以忠武武寧兩軍忠武陳許兵武寧徐州兵帖以青州五

千精甲宣潤二千弩手徑擣上黨不過數月必覆其

巢穴矣時德裕制置澤潞亦頗采牧言上雖外尊

寵仇士良內實忌惡之惡鳥路翻士良頗覺之遂以老病

求散秩詔以左衛上將軍兼內侍監知省事知內侍省事

李德裕言於上曰議者皆云劉悟有功劉悟以誅李師道爲

功積未可亟誅宜全恩禮請下百官議下戶稼翻以盡人

情上曰悟亦何功當時迫於救死耳非素心徇國也

藉使有功父子爲將相二十餘年國家報之足矣積

何得復自立復扶又翻朕以爲凡有功當顯賞有罪亦不

可苟免也德裕曰陛下之言誠得理國之要五月

李德裕言太子賓客分司李宗閔與劉從諫交通不

宜寘之東都戍戍以宗閔爲湖州刺史

史言李德裕脩然考異

日獻替記曰四月十九日上言東都李宗閔我聞比

與從諫交通今澤潞事如何可別與一官不要令在

東都德裕曰臣等續商量上又云不可與方鎮只與

一遠郡德裕又奏云須與一部此蓋德裕自以宿憾

因劉稹事害宗閔畏人譏議故於獻

替記載此語以隱其跡耳今從實錄

河陽節度使

王茂元以步騎三千守萬善

九域志懷州河內縣有萬善鎮

河東節度

使劉沔步騎二千守芒車關

芒車關即昂車關魏收地志上黨郡沾縣有

昂車嶺其地當在唐儀州東南界石會關

步兵一千

五百軍榆社

九域志遼州遼山縣有榆社鎮唐之榆社縣也宋白曰榆社縣隋開皇十六年

置今潞州襄垣縣理是也因

成德節度使王元逵以步

今縣西北榆社故城爲名

騎三千守臨洛掠堯山

堯山本柏人縣天寶元年更名屬邢州宋白曰以唐堯大麓之

地名之洛音名

河中節度使陳夷行以步騎一千守翼城步兵

五百益冀氏

冀氏本漢倚氏縣地後魏於古倚氏縣城南置冀氏郡及冀氏縣隋廢郡存縣唐屬

晉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二百八十里

辛丑制削奪劉從諫及子稹官爵以

元逵爲澤潞北面招討使何弘敬爲南面招討使與夷

行劉沔茂元合力攻討先是河朔諸鎮有自立者

先悉

薦朝廷必先有弔祭使次冊贈使宣慰使繼往商度

軍情

度徒洛翻

必不可與節則別除一官俟軍中不聽出

然後始用兵故常及半歲軍中得繕完爲備至是宰

相亦欲且遣使開諭上即命下詔討之

考異曰獻替記曰五月

十一日德裕疾病先請假在宅李相紳其日亦請假
李相讓夷獨對上便決攻討之意李相歸中書後錄
聖意四紙令德裕草制至薄晚封進明日
遂降麻處分舊本紀下制討稹令從實錄
王元逵受

詔之日出師屯趙州

九域志鎮州南至趙州九十五里

壬寅以翰

林學士承旨崔鉉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翰林學士第一

承旨應以翰林學士久次者爲之

考

異曰實錄李讓夷引鉉爲相今從實錄鉉元畧之子

也

崔元略見二百二十三卷敬宗寶歷元年

上夜召學士韋琮以鉉名授

之令草制宰相樞密皆不之知時樞密使劉行深楊

欽義皆愿慙不敢預事老宦者尤之曰此由劉楊懦

怯墮敗舊風故也

墮讀曰隳敗補邁翻

琮乾度之子也

韋乾度憲宗朝

爲吏部郎中

以武寧節度使李彥佐爲晉絳行營諸軍

節度招討使

劉沔自代州還太原

以回鶻已破走也

築

望仙觀於禁中

會要是年修望仙樓及廊舍共五百三十九間觀古玩翻

六月

王茂元遣兵馬使馬繼等將步騎二千軍於天井關

南科斗店劉稹遣衙內十將薛茂卿將親軍二千拒

之黠戛斯可汗遣將軍溫忒合入貢

忒音午

上賜之

書諭以速平回鶻黑車子乃遣使行冊命

癸酉仇

士良以左衛上將軍內侍監致仕其黨送歸私第士

良教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

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然後吾輩可

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

近其

彼見前代興

亡心知憂懼則吾輩踈斥矣其黨拜謝而去

觀仇士良之教

其黨則闍寺豈可親近哉

丙子詔王元逵李彥佐劉沔王茂元

何弘敬以七月中旬五道齊進劉稹求降皆不得受

又詔劉沔自將兵取仰車關路以臨賊境

仰車關即昂車關

吐蕃鄯州節度使尚婢婢世爲吐蕃相婢婢好讀

書不樂仕進

好呼到翻樂音洛

國人敬之年四十餘彛泰贊

普彊起之使鎮鄯州

彛泰達磨之兄文宗開成三年卒彊其兩蕃

婢婢寬

厚沈勇有謀畧

沈持林翻

訓練士卒多精勇論恐熱雖名

義兵實謀篡國

論恐熱起兵事始上卷二年

忌婢婢恐襲其後欲

先滅之是月大舉兵擊婢婢旌旗雜畜千里不絕至

鎮西

鎮西軍在河州西一百八十里畜許救翻

大風震電天火燒殺裨將

十餘人雜畜以百數恐熱惡之

惡鳥路翻

盤桓不進裨婢

謂其下曰恐熱之來視我如螻蟻以爲不足屠也今

遇天災猶豫不進吾不如迎伏以却之使其志益驕

而不爲備然後可圍也乃遣使以金帛牛酒犒師且

致書言相公舉義兵以匡國難

難乃難旦翻

闔境之內孰不

向風苟遣一介賜之折簡敢不承命何必遠辱士衆

親臨下藩婢婢資性愚僻惟嗜讀書先贊普授以藩

維誠爲非據夙夜慙惕惟求退居相公若賜以骸骨

聽歸田里乃愜平生之素願也

愜詰叶翻

恐熱得書喜徧

示諸將曰婢婢惟把書卷安知用兵待吾得國當位以宰相坐之於家亦無所用也乃復爲書勤厚荅之引兵歸婢聞之撫髀笑曰我國無主則歸大唐豈能事此犬鼠乎 秋七月以山南東道節度使盧鈞爲昭義節度招撫使朝廷以鈞在襄陽寬厚有惠政得衆心故使領昭義以招懷之 上遣刑部侍郎兼

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三鎮令幽州乘秋早平回

鶻鎮魏早平澤潞回太祖之八世孫也

太祖第六子
禕生德良六

世至甲辰李德裕言於上曰臣見曷日河朔用兵諸

道利於出境仰給度支

仰牛
向翻

或陰與賊通借一縣一

柵據之自以爲功坐食轉輸

輸春遇翻

延引歲時今請賜

諸軍詔指令王元逵取邢州何弘敬取洛州王茂元取澤州李彥佐劉沔取潞州毋得取縣上從之晉絳行營節度使李彥佐自發徐州行甚緩又請休兵於絳州兼請益兵李德裕言於上曰彥佐逗遛顧望殊無討賊之意所請皆不可許宜賜詔切責令進軍翼

城

九域志翼城縣在絳州東北一百里宋白曰翼城

本漢絳縣地後魏明帝置比絳縣於曲沃縣東隋改爲翼城縣因縣

東古翼城而名

上從之德裕因請以天德防禦使

石雄爲彥佐之副俟至軍中令代之乙巳以雄爲晉

絳行營節度副使仍詔彥佐進屯翼城劉稹上表自

陳亡父從諫爲李訓雪寃言仇士良罪惡

事見二百四十五卷

文宗開成元年爲于僞翻

由此爲權倖所疾謂臣父潛懷異志臣

所以不敢舉族歸朝乞陛下稍垂寬察活臣一方何

弘敬亦爲之奏雪

爲于僞翻

皆不報李回至河朔何弘敬

王元逵張仲武皆具橐鞬郊迎

橐鞬居言翻

立於道左

不敢令人控馬讓制使先行

曰制使以別官官之敕使

自兵興以

來未之有也

兵興以來謂天寶之後

回明辯有膽氣三鎮無不

奉詔

王元逵奏拔宣務柵

宣務柵當在堯山縣東北

擊堯山劉

稹遣兵救堯山元逵擊敗之

敗補

詔切責李彥佐劉

沔王茂元使速進兵逼賊境且稱元逵之功以激厲

之加元逵同平章事八月乙丑昭義大將李丕來降
議者或謂賊故遣丕降欲以疑誤官軍李德裕言於
上曰自用兵半年未有降者今安問誠之與詐且須
厚賞以勸將來但不要置之要地耳 上從容言文

宗好聽外議諫官言事多不著名

從千容翻好呼到翻著陟略翻

有

如匿名書李德裕曰臣頃在中書文宗猶不爾

德裕謂大

和間已爲相時文宗猶不如此

此乃李訓鄭注教文宗以術御下遂

成此風人主但當推誠任人有欺罔者威以明刑孰

敢哉上善之

王元逵前鋒入邢州境已踰月

九域志趙

州南至邢州境七十四里

何弘敬猶未出師元逵屢有密表稱弘

敬懷兩端丁卯李德裕上言忠武累戰有功軍聲頗

振王宰年力方壯謀略可稱自曲環李光顏以來忠武軍屢立戰功王宰智

興之子於當時諸帥蓋少年中之翹楚者請賜弘敬詔以河陽河東皆闕

山險未能進軍河陽闕太行之險河東闕牛代翻賊屢出兵

焚掠晉絳今遣王宰將忠武全軍徑魏博直抵磁州

以分賊勢弘敬必懼此攻心伐謀之術也從之詔宰

悉選步騎精兵自相魏趣磁州趣七喻翻下同滋疾之翻相州東至魏州

百八十里北至磁州六十里甲戌薛茂卿破科斗寨擒河陽大將

馬繼等焚掠小寨一十七距懷州纔十餘里茂卿以

無劉稹之命故不敢入言不敢入懷州時議者鼎沸以爲劉

悟有功不可絕其嗣又從諫養精兵十萬糧支十年

如何可取上亦疑之以問李德裕對曰小小進退兵

家之常願陛下勿聽外議則成功必矣上乃謂宰相

曰爲我語朝士爲于僞翻語牛有上疏沮議者我必

於賊境上斬之議者乃止沮在何弘敬聞王宰將至

恐忠武兵入魏境軍中有變絲蒼黃出師丙子弘敬奏

已自將全軍度漳水趣磁州庚辰李德裕上言河陽

兵力寡弱自科斗店之敗賊勢愈熾王茂元復有疾

復扶人情危怯欲退保懷州臣竊見元和以來諸賊

常視官軍寡弱之虜併力攻之一軍不支然後更攻

他處今魏博未與賊戰西軍闕險不進西軍謂河東

故賊得併兵南下自太行南趨懷州謂之若河陽退縮不惟虧

沮軍聲兼恐震驚洛師東都謂之洛師書洛望詔王

宰更不之磁州魏博既出師攻磁州故亟以忠武軍

應援河陽不惟扞蔽東都兼可臨制魏博若令全軍

供餉難給且令發先鋒五千人赴河陽亦足張聲勢

張知亮翻甲申又奏請敕王宰以全軍繼進仍急以器械

繒帛助河陽窘乏上皆從之繒慈陵翻王茂元軍萬善劉

稹遣牙將張巨劉公直等會薛茂卿共攻之期以九

月朔圍萬善乙酉公直等潛師先過萬善南五里焚

雍店巨引兵繼之過萬善覘知城中守備單弱

覘丑廉翻

欲專有功遂攻之日具城且拔乃使人告公直等時

義成軍適至

時以河陽兵寡令王宰以忠武軍合義成兵援之義成軍滑州兵

茂元

困急欲帥眾棄城走

帥讀日率都

虞侯孟章諫曰賊眾自

有前却半在雍店半在此乃亂兵耳今義成軍纔至

尚未食聞僕射走則自潰矣願且強留

強其

茂元乃

止會日暮公直等不至巨引兵退始登山

登太行阪也

微

雨晦黑自相驚曰追兵近矣皆走人馬相踐墜崖谷

死者甚眾

踐慈演翻

上以王茂元王宰兩節度使共處

河陽非宜

慶昌呂翻

庚寅李德裕等奏茂元習吏事而非

將才將即亮請以宰爲河陽行營攻討使茂元病愈止

令鎮河陽病困亦免他虞九月辛卯以宰兼河陽行

營攻討使何弘敬奏拔肥鄉平恩肥鄉漢邯鄲溝縣地曹魏置肥鄉

縣至唐與平恩皆屬洛州九域志肥鄉在州東三十五里平恩在州東九十里殺傷甚衆得

劉稹榜帖皆謂官軍爲賊云遇之即須痛殺癸巳上

謂宰相何弘敬已克兩縣可釋前疑謂王元逵密奏弘敬持兩端也

既有殺傷雖欲持兩端不可得已乃加弘敬檢校左

僕射丙午河陽奏王茂元薨李德裕奏王宰止可

令以忠武節度使將萬善營兵不可使兼領河陽恐

其不愛河陽州縣恣爲侵擾又河陽節度先領懷州

刺史常以判官攝事割河南五縣租賦隸河陽

見二

十有七卷德宗建中二年

不若遂置孟州

始置孟州因孟津爲名也

其懷州別

置刺史俟昭義平日仍割澤州隸河陽節度則太行

之險不在昭義而河陽遂爲重鎮東都無復憂矣上

采其言戊申以河南尹敬昕爲河陽節度懷孟觀察

使王宰將行營以扞敵昕供饋餉而已

昕許斤翻

庚戌

以石雄代李彥佐爲晉絳行營節度使

錄考異曰實召彥佐入

奉朝請俟罷兵日赴鎮按彥佐前已罷武寧今又罷晉絳復赴何鎮實錄誤也

令自冀氏取

潞州仍分兵屯翼城以備侵軼

軼徒結翻突也

是月吐蕃

論恐熱屯大夏川

大夏川在河州大夏縣西有

尚婢

婢遣其將厖結心及莽羅薛呂將精兵五萬擊之至
河州南莽羅薛呂伏兵四萬於險阻厖結心伏萬人
於柳林中以千騎登山飛矢擊書罵之恐熱怒將兵
數萬追之厖結心陽敗走時爲馬乏不進之狀恐熱
追之益急不覺行數十里伏兵發斷其歸路斷音短夾
擊之會大風飛沙溪谷皆溢恐熱大敗伏尸五十里
溺死者不可勝數勝音升恐熱單騎遁歸石雄代李
彥佐之明日即引兵踰烏嶺五代志翼城破五寨殺
縣有烏嶺山獲千計時王宰軍萬善劉沔軍石會皆顧望未進上
得雄捷書喜甚冬十月庚申臨朝謂宰相曰雄真良

將考異曰獻替伐叛記皆云十月五日上言石維破賊而實錄已巳奏到庚午對宰臣言乃是十五

日恐誤李德裕因言比年前潞州市有男子磬折唱曰

比毗至翻磬折言屈折其身如磬之形折之舌翻石雄七千人至矣劉從諫

以為妖言斬之妖於驕翻破潞州者必雄也詔賜雄帛為

優賞雄悉置軍門自依士卒例先取一匹餘悉分將

士故士卒樂為之致死樂音洛為于偽翻初劉沔破回鶻

得大和公主見上會昌三年張仲武疾之由是有隙上使李

回至幽州和解之仲武意終不平朝廷恐其以私憾

敗事敗補邁翻辛未徙沔為義成節度使以前荆南節度

使李石為河東節度使党項寇鹽州以前武寧節度

使李彥佐爲朔方靈鹽節度使十一月邠寧奏党項

入寇李德裕奏党項愈熾不可不爲區處處昌呂翻聞党

項分隸諸鎮綏銀靈鹽夏邠寧延麟勝慶剽掠於此

則亡逃歸彼剽匹妙翻節度使各利其駝馬不爲擒送爲

爲以此無由禁戢臣屢奏不若使一鎮統之陛下以

爲一鎮專領党項權太重臣今請以皇子兼統諸道

擇中朝廉幹之臣爲之副居於夏州理其辭訟庶爲

得宜乃以充王岐爲靈夏等六道元帥岐皇子也夏戶雅翻兼

安撫党項大使又以御史中丞李回爲安撫党項副

使史館修撰鄭亞爲元帥判官令齊詔往安撫党項

及六鎮百姓

六鎮蓋州夏州靈武涇原及振武邠寧也

安南經畧使武

渾役將士治城

治直之翻

將士作亂燒城樓劫府庫渾奔

廣州監軍段士則撫安亂衆

忠武軍素號精勇王

宰治軍嚴整昭義人甚憚之薛茂卿以科斗寨之功

意望超遷或謂劉稹曰留後所求者節耳茂卿太深

入多殺官軍激怒朝廷此節所以來益遲也由是無

賞茂卿愠對

愠於問翻對直類翻

密與王宰通謀十二月丁巳

宰引兵攻天井關茂卿小戰遽引兵走宰遂克天井

關守之關東西寨聞茂卿不守皆退走宰遂焚大小

箕村茂卿入澤州密使諜召宰進攻澤州當爲內應

宰疑不敢進，失期不至。茂卿拊膺頓足而已。稭知之。

誘茂卿至潞州，殺之，并其族。誘音酉以兵馬使劉公直

代茂卿。安全慶守烏嶺，李佐堯守彫黃嶺。彫黃嶺在潞州長子

縣西。郭僚守石會，康良佺守武鄉。武鄉漢垣縣，後魏改曰武鄉，縣移治於南亭。

川武后加武僚誼之姪也。戊辰，王宰進攻澤州。異曰：考

一品集十月二十三日狀：緣王宰兵已深入，須取澤州。按此月三日宰始得天井關，於十月之末，豈能深

入取澤州？蓋十二月十三日狀二字誤在月下耳。與劉公直戰不利，公直乘

勝復天井關，甲戌，宰進擊公直，大破之，遂圍陵川。克

之。陵川漢沔氏縣地，隋開皇十六年置。陵川河東奏

克石會關，洛州刺史李恬石之從兄也。石至太原，劉

稹遣軍將賈羣詣石以恬書與石云稹願舉族歸命

相公奉從諫喪歸葬東都石囚羣以其書聞李德裕

上言今官軍四合捷書日至賊勢窮蹙故偽輸誠款

冀以緩師稍得自完復來侵軼

軼徒結翻

望詔石答恬書

云前書未敢聞奏若郎君誠能悔過舉族面縛待罪

境上則石當親往受降護送歸闕若虛爲誠款先求

解兵次望洗雪則石必不敢以百口保人

一 考異曰 品集正

月四日狀曰臣等得李石狀報劉稹潛有款誠云云

又曰今饋運之費計至春末並足如二月已來尚未

殄滅然議納降亦未爲晚又草詔賜石曰必不得因
此遷延令其得計仍不得先受章表便與奏聞實錄
上月四日上然石發奏必在揚弁未亂前故置於此

仍望詔諸道乘其上下離心速進兵攻討不過旬朔

必內自生變上從之右拾遺崔碣上疏請受其降

碣

列上怒貶碣鄧城令初劉沔破回鶻留兵三千戍

橫水柵河東行營都知兵馬使王逢奏乞益榆社兵

王逢時以河東兵屯榆社詔河東以兵二千赴之時河東無兵守

倉庫者及工匠皆出從軍李石召橫水戍卒千五百

人使都將楊弁將之詣逢壬午戍卒至太原先是軍

士出征人給絹二匹

先悉薦翔

劉沔之去竭府庫自隨石

初至軍用乏以已絹益之人纔得一匹時已歲盡軍

士求過正旦而行監軍呂義忠累牒趣之

趣讀曰促

楊弁

因衆心之怒又知城中空虛遂作亂

四年春正月乙酉朔楊弁帥其衆剽剗城市殺都頭

梁季叶

帥讀曰率

李石奔汾州

太原府西南至汾州二百餘里

弁據軍府

釋賈羣之囚使其姪與之俱詣劉稹約爲兄弟稹大

喜石會關守將楊珍聞太原亂復以關降於稹戊子

呂義忠遣使言狀朝議喧然或言兩地皆應罷兵

謂并潞也

王宰又上言遊奕將得劉稹表

將則亮翻

臣近遣人

至澤潞賊有意歸附若許招納乞降詔命李德裕上

言宰擅受稹表遣人入賊中曾不聞奏觀宰意似欲

擅招撫之功昔韓信破田榮

榮當作橫事見十卷漢高祖三年四年

李

靖擒頡利

見一百九十三卷
太宗貞觀四年

皆因其請降潛兵掩襲

止可令王宰失信豈得損朝廷威命建立竒功實在

今日必不可以太原小擾失此事機望即遣供奉官至

行營督其進兵掩其無備必須劉稹與諸將皆舉族

面縛方可受納

考異曰一品集奏狀云如劉稹自來却令送入輒不得受按稹若自來

豈有却送入之理
恐是稹下脫不字

兼遣供奉官至晉絳行營密諭石

雄以王宰若納劉稹則雄無功可紀雄於垂成之際

須自取竒功勿失此便又爲相府與宰書言昔王承

宗雖逆命猶遣弟承恭奉表詣張相祈哀又遣其子

知感知信入朝憲宗猶未之許

見二百四十年
元和十三年

今劉

積不詣尚書面縛又不遣血屬祈哀

血屬謂父子兄弟至親同出於

一氣

置章表於衢路之間遊弈將不即毀除實恐非

是况積與楊奔通姦逆狀如此而將帥大臣容受其詐是私惠歸於臣下不赦在於朝廷事體之間交恐不可自今更有章表宜即所在焚之惟面縛而來始可容受德裕又上言太原人心從來忠順止是貧虛賞糶不足况千五百人何能爲事必不可姑息寬縱且用兵未罷深慮所在動心頃張延賞爲張朮所逐逃奔漢州還入成都

事見德宗紀

望詔李石義忠還

赴太原行營召旁近之兵討除亂者上皆從之是時

李石已至晉州詔復還太原辛卯詔王逢悉留太原

兵守榆社以易定千騎宣武充海步兵三千討楊奔

又詔王元逵以步騎五千自土門入應接逢軍

異曰考

實錄詔側近行營量抽兵翦撲又詔王元逵以兵五千

干扼土門張仲武把鴈門以爲聲援今從伐叛記

忻州刺史李丕奏楊奔遣人來爲遊說

說式芮翻

臣已斬

之兼斷其北出之路

斷音短恐楊奔之軍北出扇動雜虜與回鶻餘衆合故斷其路

發兵討之辛丑上與宰相議太原事李德裕曰今太

原兵皆在外爲亂者止千餘人諸州鎮必無應者計

不日誅翦惟應速詔王逢進軍至城下必自有變上

曰仲武見鎮魏討澤潞有功必有慕羨之心使之討

太原何如德裕對曰鎮州趣太原路最便近

九域志鎮州西

至太原府四百三十里武宗之意蓋欲使張仲武出兵道鎮州趣太原耳趣七喻翻

仲武去年

討回鶻與太原爭功恐其不戢士卒平人受害乃止

上遣中使馬元實至太原曉諭亂兵且覘其彊弱楊

弁與之酣飲三日且賂之戊申元實自太原還上遣

詣宰相議之元實於衆中大言相公須早與之節李

德裕曰何故元實曰自牙門至柳子列十五里曳地

光明甲

柳子列因其地列植柳樹而名

若之何取之德裕曰李相正

以太原無兵

李石舊相也故呼爲李相

故發橫水兵赴榆社庫中

之甲盡在行營弁何能遽致如此之衆乎元實曰太

原人勁悍皆可爲兵弁召募所致耳德裕曰召募須有貨財李相止以欠軍士絹一匹無從可得故致此

亂弁何從得之元實辭屈德裕曰從其有十五里光

明甲必須殺此賊因奏稱楊弁微賊決不可恕

以其起於

率伍而逐節帥也

如國力不及寧捨劉稹

當時君相志叶議從劉稹勢已窮蹙

必不肯捨之而不討德裕此言蓋深激武宗以明楊弁之決不可恕耳

河東兵戍榆社

者聞朝廷令客軍取太原恐妻孥爲所屠滅乃擁監

軍呂義忠自取太原壬子克之生擒楊弁盡誅亂卒

三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乙卯呂義忠奏克太原

丙辰李德裕言於上曰王宰久應取澤州今已遷延

兩月蓋宰與石雄素不相叶

王宰父智興奏石雄罪流白州故不叶

今

得澤州距上黨猶二百里而石雄所屯距上黨纔百

五十里宰恐攻澤州綴昭義大軍而雄得乘虛入上

黨獨有其功耳又宰生子晏實其父智興愛而子之

晏實今爲磁州刺史爲劉稹所質

質音致

宰之顧望不

敢進或爲此也

爲干偽翻

上命德裕草詔賜宰督其進兵

且曰朕顧茲小寇終不貸刑亦知晏實是卿愛弟將

申大義在抑私懷 丁巳以李石爲太子少傅分司

以河中節度使崔元式爲河東節度使石雄爲河中

節度使元式元略之弟也

元略時宰崔鉉之父

已未石雄拔

良馬等三寨一堡

初退渾李萬江歸李抱玉於潞州牧津梁寺地美水草馬如鴨而健

世謂之津梁種良馬寨蓋置於其地

辛酉太原獻楊弁及其黨五十

四人皆斬於狗脊嶺

按宋白續通典狗脊嶺在京城東市

壬申李德

裕言於上曰事固有激發而成功者陛下命王宰趣

茲州趣七喻翻

而何弘敬出師遣客軍討太原而戍兵先

取楊弁今王宰久不進軍請徙劉沔鎮河陽仍令以

義成精兵二千直抵萬善颺宰肘腋之下

處昌呂翻

若宰

識朝廷此意必不敢淹留若宰進軍沔以重兵在南

聲勢亦壯上曰善戊寅以義成節度使劉沔爲河陽

節度使

王逢擊昭義將康良全敗之

敗補

良全棄

石會關退屯鼓翬嶺

任丑緣翻

鼓翬嶺常在潞州武鄉縣北

考異曰實錄王宰奏

賊將康良佺敗棄石會關移軍入三十里守鼓翬嶺

按石會關在潞州北與河東接宰時在澤州南何以

得敗良佺蓋逢

字誤爲宰耳 黠憂斯遣將軍諦德伊斯難珠等

入貢

諦音帝

言欲徙居回鶻牙帳請發兵之期集會之

地上賜詔諭以今秋可汗擊回鶻黑車子之時當令

幽州大原振武天德四鎮出兵要路邀其亡逸便申

冊命並依回鶻故事

朝廷以回鶻衰微吐蕃內亂

議復河湟四鎮十八州

開元之盛隴右河西分爲兩鎮而已蓋淪陷之後吐蕃分

爲四鎮也十八州秦原河渭蘭鄯

階成洮岷臨廓疊宕甘涼瓜沙也乃以給事中劉濛

爲巡邊使

考異曰實錄以濛爲巡邊使在明年二月壬寅壬寅二十五日也按一品集會昌

四年二月二十二日奏狀曰緣李固等稱黠憂斯使

云今冬必欲就黑車子收回可汗餘燼切望國家

兵馬應接黠憂斯使回日已賜敕書許令幽州太原

振武天德各於要路出兵邀截又曰仍令代北諸軍

縱縱排比又曰其幽州兵馬至多不必先令排比待

至冬初續降中使湯詔黠憂斯使來在四年二月德

裕奏狀所謂今冬防秋冬初者皆四年事也不容至

五年二月始以濛為巡邊使濛之奉使要在今年春

夏不知的何月日且附於此使之先備器械糗糧及訶吐蕃守兵

衆寡親去父翻訶翻又令天德振武河東訓卒礪兵

以俟今秋黠憂斯擊回鶻邀其潰敗之衆南來者皆

委濛與節度團練使詳議以聞濛晏之孫也劉晏以

建中以道士趙歸真為右街道門教授先生吐

之初蕃論恐熱之將爰藏豐贊惡恐熱殘忍降於尚婢婢

吐

吐

吐

吐

吐

惡鳥路翻恐執發兵擊婢婢於鄆州婢婢分兵爲五

道拒之恐熱退保東谷九域志河州東南一十五里有東谷堡宋熙寧七年置

婢婢爲木柵圍之絕其水原恐熱將百餘騎突圍走

保薄寒山餘衆皆降於婢婢夏四月王宰進攻澤

州上好神仙好呼道士趙歸真得幸諫官屢以爲

言丙子李德裕亦諫曰歸真敬宗朝罪人見二百四十三卷寶

年歷二不宜親近近其上曰朕宮中無事時與之談道

滌煩耳至於政事朕必問卿等與次對官雖百歸真

不能惑也德裕曰小人見勢利所在則奔趣之如夜

蛾之投燭聞旬日以來歸真之門車馬輻湊願陛下

深戒之。戊寅以左僕射王起同平章事充山南西

道節度使起以文臣未嘗執政直除使相前無此比

固辭唐中世以後節度使同平章事者則謂之使相比毗至翻例也上曰宰相無內

外之異朕有闕失卿飛表以聞李德裕以州縣佐

官太冗奏令吏部郎中柳仲郢裁減六月仲郢奏減

一千二百一十四員考異曰獻替記曰減得二千二百員新傳曰罷二千餘員舊柳

仲郢傳曰減一千二百員今從之仲郢公綽之子也柳公綽事憲穆歷方鎮京尹有

績官官有發仇士良宿惡於其家得兵仗數千詔

削其官爵籍沒家貲秋七月辛卯上與李德裕議

以王逢將兵屯翼城上曰聞逢用法太嚴有諸對曰

臣亦嘗以此詰之逢言前有白刃法不嚴其誰肯進

上曰言亦有理卿更召而戒之德裕因言劉稹不可

赦上曰固然德裕曰昔李懷光未平京師蝗旱米斗

千錢太倉米供天子及六宮無數旬之儲德宗集百

官遣中使馬欽緒詢之左散騎常侍李泌取桐葉搏

破以授欽緒獻之德宗召問其故對曰陛下與懷光

君臣之分如此葉不可復合矣分扶問翻或讀由是

德宗意定既破懷光遂用爲相獨任數年見德宗紀上曰

亦大是奇士李泌相葉卓有可稱觀此則可上聞

揚州倡女善爲酒令倡音昌酒令者行令而飲酒也唐人多好爲之却掃編曰皇甫

松著醉鄉日月載骰子令又有旗幡令閃壓令拋打
令今人不復曉其法惟優伶家猶用手打令以爲戲
云 敕淮南監軍選十七人獻之監軍請節度使杜悰

同選且欲更擇良家美女教而獻之悰曰監軍自受
敕悰不敢預聞監軍再三請之不從監軍怒具表其
狀上覽表默然左右請并敕節度使同選上曰敕藩
方選倡女入宮豈聖天子所爲杜悰不狗監軍意得
大臣體真宰相才也朕甚愧之遽敕監軍勿復選甲
辰以悰同平章事

考異曰新表悰入相
在閏月壬戌今從實錄

兼度支鹽

鐵轉運使及悰中謝

既受命入謝
謂之中謝

上勞之曰

勞力
到翻卿

不從監軍之言朕知卿有致君之心今相卿如得一

魏徵矣

武宗之期望杜棕者如此然棕在相位其所論諫史無稱焉

資治通鑑卷第三百四十七

